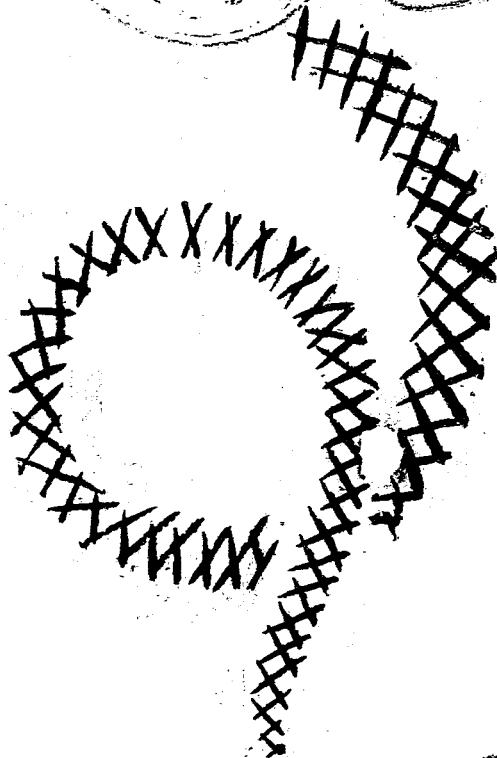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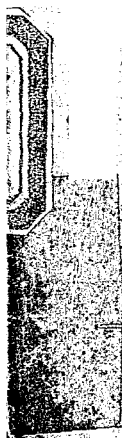


南
 京
 藏
 書
 印
 記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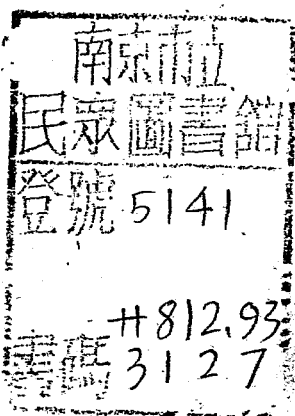


集



驚 蟄 集

江 上 風 著



作家叢書之一

中國作家聯誼會發行

●每冊國幣六角●

驚蟄集目次

自序	3
----	---

驚蟄集

青色拖鞋的故事	5
夜航船	9
幻滅	11
梅妃	13
北平臚譜	21
殺豔	25
步非煙	30

冰塊

記李石岑	43
憶王塵無	46
關於汪馥炎	48
春醪夢醒的梁遇春	50
海葬詩人	52
晚年的章太炎	54
秋風憑弔王獨清	56

樽邊小憶

我與茶館	59
我的憧憬	61
我的教書生涯	63
我與捲煙	66

我的朋友.....	68
我的童年.....	70
我的足跡.....	71
我的書法.....	73
我的服裝.....	75
我的眼鏡.....	77
我的消遣.....	78

自序

別了故鄉，來到紫金山麓，已一年了，人，畢竟是個感情的動物，客中不免有些感觸，興到筆隨，就陸陸續續揮寫了些短文，積至現在，約摸算來已超過了三十萬字，都給朋友們要去，有的實諸報紙副刊，有的發表於定期刊物，起初只用一個署名，後來因為熟人曉得的漸多，就化了許多的筆名，自然，這並非表示我不負責任，不過在自己覺得方便一些而已。

因為寫的東西，都是鷄零狗碎的急就章，一向就不敝帚自珍，每次發表以後，從不加以保存，老實說，自己的作品，真引不起我的興趣，直到上月，我回到故鄉，看見朋友S先生在很起勁地把他所作的小說，雜文，詩歌，裝訂成冊，從他態度的不苟上，可以看出他是把這事當做一樁最嚴肅的工作，我深深地為他所感動，於是回去也急急地着手整理起從前的舊作來，是的，自己

的影子，爲什麼不值得撫摩呢？

不過，舊有的報章雜誌，散失的已很多很多，把全部舊作剪下來，尚不及十二萬字，其中除半數爲一長篇創作外，餘下的五萬多字，則都是短文，我把這些短文，剪剪貼貼，居然集成了很像樣的一冊，按其性質，略一分類，便成了這一本驚蟄集，驚蟄云者，表示給安於蟄伏的我，一個當頭的棒喝，別讓環境抹殺了自己。

現在驚蟄集出版了，雖然並非精心傑構，但我並不臉紅——至少在本書中能够嗅得一些真實的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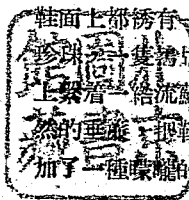


驚 墊 集

青色拖鞋的故事

天熱了，從浴盆裏出來，揩一揩怪膩的汗漿，披上浴衣，走到門外納涼；那時我一定披着一雙拖鞋，一雙褪了色的青色的拖鞋。

那拖鞋，雖然有點陳舊，却掩不住它本質的美麗，鞋面是天藍色的緞子，鞋口上滾着梨黃色的細邊，每只鞋面上都綉有一只白色的鴛鴦，一隻鴛鴦嘴裏鉤着一串珍珠，一隻鴛鴦足上勾着一枝柳條。線調很生動；鞋口上繫着一縷流蘇，流蘇依在鞋尖上散開來，像一小幅天然的垂簾，把鞋面上的鴛鴦遮掩得隱隱約約的，益發增加了一種朦朧的趣味。



(南)

這拖鞋，跟隨了我已有兩年多了，從故鄉到浙江，從浙江到上海，現在又從上海跟我到南京來了，每到一地，當我用着它的時候，許多相識的不相識的人們，往往都投以詫異的目光，我明白他們的用意：實在我和這雙拖鞋的風格太不相稱了。

『這雙拖鞋真漂亮啊！』

『先生，這是女人穿的吧？』

『你從什麼地方覓來這麼一雙豔麗的拖鞋？』

「虧得有點褪色了，要不然，穿着真有點那個！」

像這一類的話語，我已聽得够膩了，有許多都是使我無從答覆的，我只有竭力把真情躲藏起來，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指東說西敷衍他們一陣。

但，每當夜深人靜上床安息脫下這雙拖鞋的時候，終要勾起一縷淡淡的哀愁，像清夜的鐘聲，幽幽地；像中天的雁唳，悵悵地。

是三年前的事了。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我認識了我的隣居岫，她是一個孕含着中世紀情調的肺結核型的美人，身段纖細得像條水蛇，胸部平陷，手背扁長，兩頰微紅，頸項蒼白，姿容矍鑠，態度嬌媚，她擅刺繡，她能吹簫，她會寫小詩，更能寫出一手蠅頭小楷，總之她的藝術天分很高。

我們的友情很濃，我們談得很投機，我們不時偷偷地約定了時間在公園裏散步，我們一邊踏着輕細的步子，一邊款款地密談，夕陽是無限的好，我已沈醉在渺茫的不可捉摸的情緒裏。

她告訴我：她是一個寡鵲，丈夫死後，家裏僅剩她一人，因為寂寞不過，所以現在又回到母家來住了。父親是當小學教員的，家境並不寬裕，但父母都很能體貼她，看見自己的女兒空幃獨守，長度淒涼歲月，心中老大的不忍，幾次三番地勸她改適，也好圖個下半世的快活，而她呢，四顧茫茫，大有塵世何所托之感，蹉跎復蹉跎，又這樣地飄忽了三四年，對於堂上二老迭次好意的催促，她始終託辭敷衍着。

「近來我父親已急得什麼似的，正在四面託人作伐呢！」她說：

「唔！」我胸頭的熱血在沸騰，我想說一句話，但到了喉嚨，又纏住了。終於默默地、默默地走着，我難過得很，我用盡種種方法躲避着她飢渴的眼光。

有一天清早，我剛纔起身，她已差了一個鄰童送來一張便條，約我當天上午十時在公園水明軒會面，無論如何不可失約，我見她了的手筆，怔怔地呆了好一會，自然，我是准時赴約了。

時間還很早，公園裏靜悄悄地除了偶有幾個清道夫在打掃着落葉外，曠無人跡，我迤邐行來，纔隔一箭之遙，她已亭亭地立在水明軒前，向我招手。

已是初秋的天氣，那天，我還記得，她穿着一件淺紅色蟬衣綢的旗袍，足上套着一雙白色的亮皮鞋，臂上還裹了一隻淡綠翠鐲，色彩很調和，站在澹澹的秋風裏，益發顯得清麗脫俗。

就在荷塘岸的一條石徑上，我們又喁喁地密談起

來。

「我就要離開此地了，」她說：「明天上午八時卅分車到上海。」

「到上海去做什麼呢？」我的心在跳。

「父親已把我許給人家了。她囁囁地說：

「唔！」

空氣很緊張。一陣難堪的沉默。

「上海離此很近，我們會見的機會，仍是很多的。」她在安慰我。

「啊！但願如此！」

「現在我要回去了，再見吧！」

「好，我們一起走吧。」

在歸途中，我們沒有話說，她有意無意地用眼睨睨着我，我偏過頭去，我假作不懂。

翌晨，她果然走了。

之後，她的消息就沈沈了，據鄰近的傳說，她實在是嫁給一個大腹賈作小老婆去的。

時光是不停地流轉着，對於她，我也漸漸地淡忘了。

一年後，郵政局寄來一件包裹，我正奇怪着是誰寄來的，打開一看，却是一雙新製的網拖鞋，裏面夾着一張她的名片，顯然是她特地送給我用的：她的一番好意。我自然非常感激，但什麼東西都可以送，為什麼送我一雙拖鞋呢？

這拖鞋，很堅韌，我穿了兩個夏天，還沒有穿破，

現在又是夏天了，當我把它從箱子裏取出來拭一拭上面的微塵，預備再用的時候，不禁又勾起萬種的感觸。

夜 航 船

十七日和你別後，我即搭輪至渭草塘，抵鎮時，時光尚早，正在暮色蒼茫炊煙四起的時候，我滿心打算，定有白髮二老，黃口孺子在碼頭上接應我，綠波春水，共訴相思，不意上得岸來，未見親故一人，那時我心中着實難過：做兒子的十載江湖，飄泊歸來，難道爺娘都會變了嘴臉嗎？

蹣跚地走到家門，已見雙扉深扃，鄰居徐老太還依稀認識我，她告訴我家中因連遭土匪侵擾，弄得寢不安席，所以已在半年前移家到清平橋去了。

於是我在就附近一家小茶館裏，歇息一下，揩一把臉，喝一杯茶，順便打聽一下往清平橋的途徑。

清平橋離渭草塘僅二十里的水程，往來有商辦的小火輪，兩小時可達，此外還有鄉民自搖的班船，和形似舢舨的『脚划船』，都是載客的。

我打聽到最後一次的班船還未開出，急急忙忙吃了一點麵條之類的東西，果一果腹。還清了賬，拍一拍掉幾日來積留在身上的旅塵，提着行囊，鑽進了那只停泊在水灘邊的夜航船。

那船體積不大，船身已極陳舊，顯出一種古老的樣子，內艙裏排列着幾條板棧，從暗淡的光線中，隱隱約

約地可以看到有幾個旅客很寂靜沈默地躲在裏面，幾縷旱煙，停滯在陰晦的空氣裏。

船離岸時，已萬家燈火了；船夫把半明不滅的煤油燈。點了起來，頓時把黑暗的威脅減殺了一些。船中的乘客也似乎恢復了活力，一個個地蠕動起來；有的呷一口茶，有的伸一伸腿，接着來的是一串沈鬱的聲音：

『真想不到米會漲到五十多！』

『可不是麼？米店裏的人都說這幾天要是再不下雨，米價還要看漲呢！』

『老天爲什麼也和我們作對？』

『張二哥！我真不懂：你可不比我光着腿等錢用，爲什麼也忙忙地把糲粳糶出呢？』

『真的！十九塊錢一石，多可惜！』

『阿根弟！金林妹，你們好大口氣！我們村裏有誰敢安心存儲米糧呢？』

『真的，土匪也太無法無天了，他們連穀都要搶呢！』

『不知那一天纔得太平？』

『.....』

『.....』

我聽一句，叔的神經激動一下，連篇的話語，迫得我心煩意亂，坐立不安。我再也沒有勇氣聽下去了，我抽一支煙，斬斷如癡的思緒，雙眼微闔，把心神定一定。

窗外的風很大，從隙縫裏吹進來，逼得那盞煤油燈

火舌亂伸，搖晃不定，船夫猛力搖着船，三四條櫓奮邁地和河水搏鬥着發出『豁啦』『豁啦』的怪聲。……：

夢一般的情緒，鐵一般的現實！』

『幾時纔得太平呢？』迴旋在我腦中的是一串沈鬱的聲音。

那天午夜我平安地到了清平橋。

幻 滅

你不是焦家的親戚鄰居也罷，要是焦家的親戚鄰居，那一個不稱讚一聲焦二姑娘的人品好，脾氣好，心地好，識見好，樣樣都好。

閩城的人，凡是知道焦家的，異口同聲都要說焦二姑娘，有誰嘴裏迸出半個不字，不是他的糊塗，乃是他的口過。

焦二姑娘聽見有人讚她時，她總是微微一笑。

焦二姑娘會燒菜，會繡花，會縫紉，會寫字，也會跟着她的娘念消災彌陀經，最難得的她有一顆和老人年一樣的善良的方正的心。

她看不慣一輩時髦女郎標新立異的打扮，扭扭捏捏的撒嬌，她覺得這些都是簪子裏姑娘的腔調，她不相信大戶人家的女兒都是那種怪樣的。

她穿的是粉紅色的抹胸，圓筒式的襖褲，不長不短的旗袍，玄色布鞋，青洋襪，她討厭搽粉，她憎恨裝飾

，她出生以來從沒有踏進過理髮店。

多麼虔誠的姑娘啊！

焦二姑娘中流砥柱立志要做一個不平凡的女郎，她相信時勢不久是會轉變的，那時清者清，濁者濁，也顯得我焦二姑娘的識見。

她不多說話，她沒有伴侶，她有她的工作：她縫衣，她澆菜，她喂小貓，她念寶卷，她伴着她年邁的母親。從朝到夜，從春到冬。

二十一歲姑娘的靈魂，埋葬在縹緲的天國裏。

有時她母親從老花眼鏡裏瞥見她女兒一張蒼白的乾枯的臉，心中老大不忍，一定要她停一停工作，到外面去玩玩，散一散心，她抵死也不肯，不是她甘於自苦，她看不慣那一片不合理的浮華世界。

新年裏別的女孩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她仍是圓筒式的襖褂，玄色布鞋，青洋襖。焦太太覺得自己的女兒太委屈了，特地替她製了一身較為豔麗的衣服，叫她穿起來，她哭着拒絕，她想她要是穿了新衣服，一定要遭同伴的訕笑，無異否定了她向來的主張，她不能這樣怯弱，爲了要完成她的理想，她得立定脚跟排除一切的引誘。

她母親以爲她女兒屏絕奢華，崇尚節儉，不禁點頭歎息。

任你世界如何更迭，人事如何變動，焦二姑娘始終無動於中，她期待着時勢的轉變。

猶介得像深山的白鶴！孤傲得像鐘中的青蓮！

焦二姑娘有焦二姑娘的念頭：衆人皆醉，在我獨醒，世界上的人不見得全是沒有眼光的，梅龍鎮上的李鳳姐，不也是亂頭粗服麼？皇帝尚且賞識她呢，——她看過好幾十種文明寶卷，她沉醉着許多英雄美人結合，她懂得真正善良的女子，是怎樣地易爲大人物所傾倒的。

睡在牀上，焦二姑娘總會做着許多奇異的夢，那種夢，往往使她心理上起着一種酵母，又酸，又甜，醒來時雙頰緋紅，混身倦怠無力。

『終有一天。……』她心裏想。

一年過去了，二年過去了，三年過去了，我們的焦二姑娘依舊沈迷在縹緲的期待中。

看年齡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子，都嫁的嫁了，做母親的做母親了，一種撩人悵惘的情緒，緊緊地匝住了她的靈魂深處。

她失眠了，她痛感着自己將遭受到一種悲慘的命運，而這種悲慘的命運，實在是建築在不合理的現社會制度上的。

她怨尤人類，她憎恨千千万萬不明理的男子，她病了。

病中，聽見隣女出嫁時彩輿出門時鬧人的樂聲，不禁偷偷地揩了一會眼淚。

她知道她的生命已墜在黯黑的深淵裏，她感到一切的幻滅。

梅 妃

(一)

夜。

殘秋的下弦月，掛在太液池畔的柳梢頭。

上陽宮中靜寂無譁，江采蘋斜靠在金絲薰籠上，暗暗飲泣。

她覺得人世間中一切都是欺騙，小時候爺娘何等疼她：「心肝阿嬌」，喊個不停，但爲了倖圖幾百兩的常年俸祿，竟忍心把自己的親生女兒，捨入宮來，永不相見。進了宮，聖上對她又何等輕憐蜜愛，自謂此身有託，從此可以白首偕老，私心方自慶幸，萬不料無端又跑來一個楊玉環，仗着她的妖媚風騷，把他又迷住了，竟對自己萬分冷待起來，可見男人也是靠不住的，想到這裏，不覺一陣心酸。

窗外的秋風傳來惱人的管弦雜奏之聲，她發了一會怔，好像世界在嘲笑她：『哼！江采蘋，江采蘋，你配做梅妃！看你只好度着一輩子的冷宮生活。』

他昏昏然地暈了過去，醒來時，枕上濕了一大堆。

這時，宮門一嚮，高力士側身而入。

『梅娘娘，奴婢叩見！』高力士匍匐在地。

『你不去侍候楊娘娘，却到這裏來做什麼？』梅妃——江采蘋——虎起了臉問他。

「同娘娘！聖駕有密旨在此。」

『什麼？』

『萬歲差我前來相請梅娘娘。』

『別哄我！我可不上你的當。』

『真的，萬歲現在翠華西閣等候娘娘。』高力士誠懇地說着，不住地揩着他額上的汗珠。

『真的麼？』

『那個騙你！』

『那麼，我倒錯怪你了，快快起來！』

『好說！謝娘娘龍恩！』高力士從地上爬起來，兩腿已是酸麻非常。

梅妃略微打扮了一下，看看時光不早，忙叫高力士先行，說她隨後就到，高力士臨走的時候，見四顧無人，連忙又跪在地上。

『奴婢罪該萬死！有機密話啓奏娘娘。』

『又是什麼事？』

『今晚聖上臨幸娘娘，完全瞞却楊娘娘，如果被她知道，定要鬧得落花流水，請娘娘今天會見了聖上，休要多多耽擱時間，免得被楊娘娘覺察。』

『什麼？萬歲竟怕她到如此地步！』

『實在楊娘娘太厲害了。』

『我知道了，你去吧。』

『還有一樁事情，要請娘娘……………』高力士嚙嚅地說。

『什麼？』

『今晚務請娘娘獨自前去，不可帶宮娥丫環一人。』

『混蛋！是那個說的？』

『娘娘，此事如果被宮女曉得，定要傳到楊娘娘的

耳朵裏，那時必與萬歲大哭大鬧，豈不是害了聖上。』

『這個……………』

『請看在萬歲的面上吧！』高力士連連叩着頭。

『好，我一准依你。』

『謝娘娘！』高力士叩了一個頭，立起身來，蹣手蹣腳地走了出去。

梅妃把門閤上，又哭倒在牀頭了。

(二)

從上陽宮出來，吹過一陣陰冷的夜風，梅妃微微打了一個寒噤。

穿過迴紋廊，繞道未央宮，拾級登梅亭，翠華西閣已在望了，只見閣中燈燭輝煌，隱隱有笑語之聲，梅妃不由得把脚步加一加緊，疾趨目的地而來。

來到翠華閣門口，梅妃正待褰幃而入，又見高力士向她搖首示意。

『娘娘且慢進去，楊娘娘還在裏邊呢。』

『不是你說萬歲爺叫我來麼？』

『萬歲爺，請娘娘來是不錯的；不過楊娘娘還沒有走呢。』

『那麼，我也要回去了，讓楊娘娘陪伴萬歲爺吧。』

』

『別忙，楊娘娘立刻就要走了。』

『管她走也好，不走也好，我可煩不着去伺候她。』

』

『你聽這不是楊娘娘走出的脚步聲麼？請娘娘暫在』

假山石旁躲避一下，讓她走了，你好進去。

梅妃至此，祇得聽從高力士的擺佈，俯伏在翠華閣外的假山石背後，不一會果見楊玉環帶着宮娥羣女扶醉而出，明皇跟在她後面，送將出來。

『玉環，你今天醉了，回宮去好好地休息罷。』

『謝萬歲！我還沒有醉，停會當再來伴駕。』

『不，玉環，我今天早已和你說定了，我今晚打算就在翠西裏閣休養一夜，你也不必來了，明天再見罷。』

『好，你既不要我來，我就不來好了。』楊玉環邊說，邊迷迷糊糊地扶在宮女的肩上，漸漸地走遠了。

梅妃從假山石背後走出，透了一口氣，隨着高力士步進翠華西閣，明皇一眼瞥見是她，便三腳兩步地迎將上來。

『采蘋，啊，我真對不起你！』明皇捏了住梅妃的手，悲抑不勝地說。

『只怪我命薄。』梅妃注視着明皇，憂鬱地說，眼眶裏隱隱含着兩潸清淚。

『呵，都是我的不好，害得你好苦！』

『我並不苦，今晚能够見你一面，死在九泉，我也情願的了。』梅妃伏在明皇的肩上，抽抽咽咽地說着。

『別傷心，我終得替你想一個圓滿的辦法。』唐明皇安慰着梅妃。

『圓滿的辦法？我看你還是去和楊玉環想吧！我可沒有這種福氣。』梅妃悲憤地說。

『真的，玉環這小丫頭也太兇悍了，真叫人難以調停。』唐明皇不住地把兩手搓着。

『誰要你調停？』

『別動氣！你的苦處我全都曉得，你姑再在上陽宮裏住幾天，我覲空總來瞧你。』明皇說着，對梅妃作了一個長揖。

這時小太監已把酒席擺端整，唐明皇攙着她的手，一同坐將下來，窗外的月光，透到簾幙裏，平添了無限的溫柔。

明皇把椅子移近梅妃的身畔，不住地喁喁密談，梅妃的臉龐，先是凄苦，繼是感激，最後浮上了一陣淺笑。

燈光是雪亮的，情緒是熱烈的，人兒是陶醉的。

明皇和梅妃兩人正在纏綿悱惻的時光，忽見黃門內監李得海慌慌張張地進來報道：

『啓萬歲，楊娘娘來了！』

『此話當真？』

『離翠華西閣不過一箭之遙了。』

『這……這……這……怎生辦法？』明皇朝梅妃看看，急得額上的極汗，直淌下來。梅妃噤然。

『萬歲不必驚惶，奴婢倒有一個法子，可使楊梅兩娘娘，不會相見。』高力士俯伏着說。

『快說！快說！』

『萬歲！好得此閣中有夾幙一層，只消有屈梅娘娘暫在裏邊躲藏一下，楊娘娘進來，看不見梅娘娘，就沒

事了。』

這時明皇已失了主意，見高力士說得頭頭是道，便點頭依允，催促梅妃趕快躲藏起來。

梅妃含淚跨到內閣，鑽進夾幃，動也不敢動。

明皇見梅妃已藏身夾幃，心裏一定，便整整衣冠，迎將出來。但見楊玉環已扶醉而進。

『臣妾楊玉環宿酒未醒，不能跪見聖駕，伏乞恕罪！』

『啊，你怎麼又來了！』

『萬歲不願意見我嗎？』楊玉環嬌嗔地說。

『休得如此，請進來坐也！』

明皇玉環携手來到閣中坐下，只見玉環朝他笑了一笑道：

『梅精呢？』

『她並沒有來。』明皇惶恐地說着。

『哼，沒有來！不用騙我了。』

『啊！她真的沒有來。』

『真的沒有來？桌上的殘肴還沒有收拾去呢，倒要來哄我，我今天非要見一見那個小梅精不可。』

『玉環，別胡鬧！她好好地在上陽宮。』

『胡說！我上陽宮早已去過，有什麼梅精！』

『你說她不在上陽宮，就不在上陽宮，這裏終是沒有。』明皇也有些氣憤了。

『我要搜！』楊玉環把雙手在腰中一叉，柳眉倒豎，杏眼圓睜。

『不許你搜！』明皇也虎起了臉：

『我偏要搜！』楊玉環雙目朝唐明皇一瞪：

『我偏不許你搜！』明皇也不甘示弱：

形勢緊張起來了，高力士一看情形不對，忙來勸解。

『好了，好了，時間已經不早，天也快亮了，楊姑娘也可回宮安寢去了。』

『我不要睡！』楊玉環把頭一偏！

『我可要去睡了！』明皇返身欲進內閣：

『不行！』楊玉環一把拉住明皇：

『什麼？』唐明皇臉孔漲得血紅：

『還我小梅精來！』

『天下竟有你這等不講理的女子。』

『是的，我是不講理的。』楊玉環的態度有些瘋狂

『好了！好了！你看天快亮了，安息去吧，有話明天再講。』

『是的，天亮了，你也可以去臨朝了。』

『你呢？』

『我在這裏等你！』

『不，我今天身體不舒服，不能臨朝。』

『你臨朝也罷，不臨朝也罷，我終不走。』

楊玉環斬釘截鐵地說着，使明皇一切都沒有辦法，事態已陷入僵局。

終算裴力士高力士做好做歹，把楊玉環勸出了翠華

西聞，明皇驚魂纔定。

『梅娘娘呢？』明皇急切問着：

『啓萬歲，奴婢已送她回上陽宮去了。』黃門小內監李得海俯伏在地。

『什麼？誰叫你送她回去的！』明皇怒氣勃勃地說：

『奴婢罪該萬死！』李得海連連叩着頭：

『來，把這個奴才捆起來。』明皇一聲令下，左右已把李得海縛牢。

『推出午朝門斬首。』明皇此話一出，嚇得李得海臉孔發青，連連討命，明皇理也不去理他，看左右把他捉小雞似地押出去了，明皇好像出了一口惡氣。

這時，天已大亮，明皇來到窗口，依窗一望，遙見上陽宮中，煙霧迷離，好像梅妃在隱隱地向他招手。

北平賤譜

是民國廿六年的春天，一個春雨瀟瀟的晚上，我接到了明的電話。

『你是平麼？快來！有話同你講。』說到這裏，電話機就掛斷了，我聽得出這是她最急遽的聲音，看來真有什麼重要的事要同我商量，於是我就戴上帽子，跨出校門。

街上很冷，晚風刮到臉上，陰颼颼的，正是春寒料峭的景象，在金神父路薛華立路口我搭上二十一路公共

汽車，聽車輪在柏油路磨擦着，我在推測着她的一切。

車在鄭家木橋停下了，我跳出車廂，以一角的代價，叫人力車夫把我載到了她的家。

推門進去，一切並不生疏，依舊是古老的桌椅，簡樸的傢具，灰色的牆壁，廿五支頭半明不滅的電燈，明正在整理衣箱，一見我到，便丟掉了自己的工作，迎上前來。

『平，叫你快快！你總是慢吞吞地』。

『心急的小姐，再嫌我慢，除非要揮翅飛了。』

『別說！別說！你快坐下來，我有話呢。』她在熱水瓶中倒了一杯開水給我，又饒得我歡喜吃糖遞給我好幾塊高貴的奶油 Chocolate 不知是那裏買來的。

我們的談話開始了，她告訴我升學是沒有希望了，原因是學校裏不收工讀生，學費不繳清，決不讓她註冊上課，而她的家庭方面，又僅能湊給一半的費用，她四處籌款，到底失敗，因此明天就預備回去了。

『看來我是無緣讀書的了。』她悠悠地說着，聲音有點淒哽。

『有什麼挽回的方法呢？』我絕望地說。

『挽回？除非你替我籌足學費。』她微笑着，沒有一些激動。

『.....』

『.....』

她沒有話，我沒有話，充塞在空氣里的，是憤怒，和憎恨。

『平！我今天新買來一樣東西，我要看嗎？』

『又是什麼東西呀？』我苦笑着。

她把包裹打開，嚇！

原來是一部嶄新的北平牋譜。

『今天買來的，二十四塊錢。』她得意揚揚地說。

『廿四塊？』

『告訴你上星期父親寄五拾塊錢給我，關照我萬一入學不成，不必失望，可買些書回去讀讀，在家里自修，強過在學校里坐課堂，我買了幾冊文藝理論的書籍，還有錢多，入學校不夠，放在袋里沒有意思，我就買了一部北平牋譜。說着，她就把那部牋譜打開，一冊冊的遞給我看。

我知道這部牋譜爲中國所稀有的木刻藝術，便魯迅鄭振鐸所精選合編，爲當代文藝界一大收穫我珍重地翻開來，一頁頁地勻着，覺其肌理的看整，風度的幽雅，使頗我愛不忍釋。

『你喜歡麼？就送給你。她的脾氣，永遠是那麼豪爽。

『不興，這是你的愛物。』

『這算不了什麼，我已看膩的了，一准送給你。』

『謝謝！』我曉得她脾氣固執，不能違拗她的意思，只得老着脸接受了，但心裏却感到一陣慚愧。

這一夜，我們在一家小的湖南菜館裏吃了一頓簡單的飯，這是最後一次的飯，眼看明天我們就要分手，心裏異常難過。

『明，我很對不住你，對你沒有一些助力。』

『不許你這樣說！你已幫了我很多的忙了。——討章程，給我補習功課，你也够累了。』她的話語，是那般的溫柔懇切，幾乎要使我哭出來。

『——』

『——』

深夜，帶着那本北平賸譜回到宿舍里，一夜不曾闔眼。

次日，她走了，我也不會去送她。

這時正是我偏處經濟壓迫的高潮中，衣服常在當舖里送進送出，有一次，錢都用完，無物可當，急得要命，我硬着頭皮把那部北平賸譜以八塊錢的代價脫售了，爲了饑饉，我忍心踐踏着我的靈魂。

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我接到她的信說：她病得很厲害，叫我去望望她，並且知照我不要忘记把北平賸譜帶去，她要看。

自然，我是如約去了，病榻上，我撒了一個謊，說是那本賸譜依舊放在上海，沒有帶來，她很歡喜，她說了許多話，她相信她的病不久就會好的，臨別時，她還叫我到了上海，把那部賸譜寄給她看一看。我忍着淚答應她，我明知她的病不會好了，讓她把美麗的夢帶到坟墓中去。

回到上海，不久，我即得到她撒離人世的消息。

望着故鄉的白雲深處，我噙着兩潸清淚。

殺 豐

——一個囚犯的供狀——

諸位先生諸位女士：聽憑你們認我是瘋子也罷，不認我瘋子也罷，總之我非得將我滿腹的骯髒氣向你們傾吐一下不可。

我大聲向你們說我不是殺人的兇犯，我是執行那個背叛道德，離棄人羣，毒如蛇蝎，狡若玄狐的女子底劊子手。

那混蛋的法官，判了我強姦不遂，故意殺人的罪名。我不服！我不服！我要向千千萬萬的人羣申訴。

當你們在新聞紙上看到了那個血肉模糊肢體不整的女屍的時候，也許要周咀我手段殘酷吧？其實要是逞着我的意氣做，我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抽其筋，磨其骨。

諸位先生！諸位女士！你們知道我殺掉的是誰？她原是我的妻子。

五年前，我與她是姑表兄妹，我們都是二十上下的年紀，自然，她長得很標緻，我也充溢着年青人應有的活力，我們同在愛河裏浮沉。

她愛蒔花，她愛釣魚，她愛養鸚鵡，她愛吃蜜柑，她有潔癖；那時我沉醉着她的美麗，什麼事都效學她，什麼事都聽她的吩咐。

我在後園中闢了一個花園，砌了一個魚池，養了十

頭八頭的鸚鵡，還叫水果舖裏天天送一籃花旗大蜜柑來，爲了博取她的歡心，我不惜浪費着鉅額的金錢。

無論在什麼時候，我都低頭順意地服從她，小心翼翼地伺候她，我們從來不開別扭，她是君主，我是臣僕。

我萬分願意做她的奴隸，我有我遠大的甜蜜的理想。

幾年來我如神明一般地供奉着她，除了同她偶一握手以外，我罰誓沒有接觸過她任何部份的肉體。

前年春天，我們結婚了，當天行過婚禮，我高興極了，眼看數年來苦心灌溉的種子，居然奇葩初胎投到我的懷抱裏來，這種幸福，實非倖致，在人生道上，確實可以高唱勝利之歌了。

賓客散後，我醉醺醺地跨進絢爛奪目的新房，我那表妹早已倒身先睡了，我把床帳揭一揭起，雪亮的電燈，照着她豐腴婉嬾的面龐，鼾聲微微，我把錦被拉開，傳來一縷溫暖醉人的肉香，那時我的心怦怦跳動，一種潛意識的含有獸性的念頭，在我腦中閃過，我正待寬衣解帶，跨上床去，突然一陣頭暈，止不住大嘔大吐，將腹中穢膩難堪的髒東西，一股腦兒蓋在她的額上，臉上，鼻上，嘴上，………………

以後，我就模模糊糊了，明天早上醒來，我獨自一人睡在床上。

就在婚后的第一天，她即委託律師向我談判離婚，理由是酗酒亂性，不堪同居，意外的加惠條件是津貼我結婚損失費國幣二千元。

這晴天的霹靂，幾乎使我發狂，我趕着要去問一問她的究竟，不料她已經離開本鄉了。

這天大的打擊，使我手足無措，繞室旁皇，我不相信這是真實的，我只當它是夢境，我確信她將回到我的懷抱中來。

這是她給我開的玩笑，我一定要期待。

可是時光是一天天地流轉，十天過去了，半月過去了，一月過去了，她的消息，還似石沉大海。

於是，我哭喪着臉到她家裏去，懇求她父母告訴我她的下落，他們對我說：她因驚恐成病，已到外埠養病去了，在什麼地方養病，他們搖着頭只是不肯說。

律師一次次地來函催促，親友一次次地勸我了結此事，弄得我心煩意亂，全無主意。

我心還未死，我在各地報紙上登着巨幅的廣告，懇求她回來，情詞異常懇切，我想把我真摯的情感，傳達過去，挽回她堅如鐵石的心腸。

可是，憑你多大的吶喊，全沒有反響，我開始感到絕望了，『算了吧，過去的過去了，何苦再迷戀着她呢？』

終於在一個秋雨瀟瀟的晚上，像勇士赴義般地在離婚證書上簽了字。

簽字的後一天，我接到了一張親禮的請柬，她竟和一位本城的錢莊小開結婚了。

一切的黑幕，都自動揭破了，『驚恐成病』，全是捏造，『赴院療養』，全是欺騙。

街頭巷尾，沸沸揚揚地談論的這回『婚變』，有的替我不平，有的笑我懦弱。

橫亘在我心上的，可是無邊的憎恨。

我切齒，我狂笑，我透視了她卑鄙下賤的骨頭！我要復仇！

就在那一年，我離別了故鄉，飄泊到北國去。

在客邊，故鄉一班熟識的朋友，常常有意無意地報告我以她的消息：什麼她婚後生活並不幸福咧，常與翁姑爭吵咧，丈夫將她毆打咧，我也懶得去思索，本來像她那種毫無靈魂毫無心肝的女子，受一點懲罰，還不應該嗎？

歲月是不停地奔馳着，我對於往事，也就漸漸地淡忘了。

今年春天，我從遼遠的北國回到南方來，有一天，偶進歌場消遣，竟會和她相逢，這是我婚後第一次見她，她在賣唱。

我還恐看錯，擦一擦亮眼鏡，仔細一看，的確是她。

四五年不見，已覺她的容顏不復如少女時代的嬌嫩了，幸賴打扮得俏麗，還能保持一點昔日的姿色，但面部微露痛苦的神情，我故意點她一齣戲，唱完後，她照例走下台來向點戲的客人道謝，我遠遠望見她來了，故意將態度裝得矜持一點，坐在椅上，直挺挺地像一塊沖積湖化石。

當她看清了點戲的聽客原來是我的時候，她驚駭得

幾乎怪叫起來。

她噙住了兩滴眼淚，她說不出話。

當天晚上，她特地到我的寓所裏來望我，絮絮地向我陳說以前的錯誤，都是她一人所造成的，她表示最大的懺悔，要求我對她有恕；她說：『現在我已和丈夫離了婚，仍舊是個自由之身了』。說着，頻頻將一對水汪汪的眼睛送過來。

眼淚和痛苦的煎迫，情慾與憎恨的交流。

她把旗袍的鈕扣鬆了幾個，露出一截羊脂似的酥胸來，企圖撩撥我的性感，我不響，我只是冷笑。

她驚惶極了，她伏在我的肩上，抽抽咽咽地哭起來，冷冰冰的淚水滴在我的頰上，頸中，我惘然了。

於是我用手帕替她揩一揩眼眶，按她在沙發上坐下，裝了一盤蛋糕，沖了兩杯杏仁茶，疏散疏散她緊張的神經。

她喝着茶，嚼着糕，眼睛裏放出感激的光芒，不多一會，她依舊有說有笑了。

夜已很深，她還坐着不走，我推說頭痛，先上床睡了，從蚊帳裏望出去，看她摸摸索索地，還挨在那裏。

我正感到有點睡意朦朧的時候，忽然覺得身旁多了一個人，睜開眼一看，赤裸裸一絲不掛擰在我被中的正是她，『無恥的淫婦』！我暗暗罵了她一聲，霍地從床上跳來，打算換一個地方去睡，她却死命地拉住了我，『你不能走！你不能走！現在我什麼都已呈獻給你了，你再不接受，我祇有自殺』。這時，被頭都已揭開，整

個的肉體，全部顯露出來，啊，那圓潤的胴體，像一枝豐滿的白蠟，假使在五年前見着，我將如何的瘋狂！現在見到它，只有難受的憎惡。我把兩眼緊閉，拚命想逃出那個嚙人的地獄，她纏住了我不放，我恨透了，拉起一把剪刀朝着她的胸膛猛刺，一剎時鮮血四射，她竟死去了。

我朝着躺在床上的屍體發怔，好像我做了一個夢。

突然，我有一個慾念，我要借她的死體，發洩一下我多年的鬱勃。

我把她的乳房割下來，小腹剖開來，把她的血液壓榨出來，盛在浴盆裏，加上熱水，變成一缸灰紅的顏色，我就在裏面舒舒服服地洗了一個『血澡』，水裏不得散出一陣陣的血腥氣，我狂嗅着，通體感到了異樣的舒快。

諸位先生！諸位女士！這就是我真實的供狀。

請你們大家想想，我到底是不是瘋子呢？

步 非 煙

這一夜，步非煙在牀上，轉輾反側，不能入眠。

眼前是一條歧路，要待她抉擇；還是任憑自己的意志，作自由的發展呢，還是約束自己的靈魂，努力抑制奔放的感情？這是絕對相反的兩條路，再不能長時間地猶豫徘徊了，當她一念轉到他時，一付溫文爾雅的意容笑貌，又浮上了她的腦際，她頓覺神志迷糊起來，幾乎

不能相信世間竟有這般俊俏的漢子，那白淨的臉龐，華貴的風度，是怎樣地惱人情思啊！猶記得自從那天在牆隙中窺見了他，便鎮日價忽忽若有所失，好像她有一個缺憾，除了他，便無法可以填補似的！

她發覺她自己已愛上他了，『啊！啊！我為什麼不能愛他呢？我為什麼不能愛他呢？』她的情緒興奮極了，潛伏在她胸臆中的意欲，幾乎要脫口而出，面頰上燒得火一般的發紅，混身皮膚中，好像有千千萬萬的細胞，在蠕蠕而動……。

她再也躺不住了，霍地從牀上起來，披上一件外衣，站到窗口，把青紗窗輕輕打開，窗外吹進一陣涼風來，她感到異樣的爽快，那殘春的一眉新月，正斜掛在柳樹梢頭，天青如水，從枝葉的罅隙中望出去，隱約可以見到那一座東鄰的粉牆，那粉牆啊！她一見，她的眼睛又眩惑了。

『啊！啊！他不是就住在裏面呵！』

『他不是就住在里面呵？』

天際的月色，照澈了她無限的相想。

把窗關好，走到梳粧檯畔坐下，在小抽屜中，鄭重地取出一隻錦盒來，虔誠地把錦盒打開，一張淺緋色的薛濤牋就糴入她的眼簾，她戰慄地把它捏到手里，借着燈光讀着，她是怎樣地興奮而高興呵！

『一靚傾城貌，塵心只自猜；

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

趙象沐手敬題。』

她曼聲低吟着，一股輕盈的笑意，浮在十九歲少女的婉鬱豐腴的面頰上。

『啊！象！我的象！』那把張薛濤賤貼到胸脯上，體中升起一絲熱流。

想起了他，又想起了她自己的環境，她又怔怔地呆住了。

她憎恨自己的爺娘，爲了貪得有限的金錢，不惜把自己親生的女兒賣給一個粗悍的糾糾武夫，眼見一生的幸福，將從此輕輕地斷送，世上沒有一個人能熨貼她的心情，沒有一個人能識得她的苦悶。

『啊！』

『啊！』

一個模糊的陰影，投入她的腦際，她悠悠地歎了一口氣。

立起身來，她憎恨地瞥了牀上一眼，那個紫膛臉三角眼，頰下拖着一個繡球般大的瘤的，不就是她名義上的丈夫麼？

『武公業！武公業！你真是殺害我靈魂的劊子手。』她恨恨的哭阻着，胸臆中透出無限的怨氣來。

『非煙！非煙！』武公業在牀上側轉身來，迷迷糊糊地喊了一聲。

『啊，老爺，可口喝麼？』步非煙慌張地答應着，把那張薛濤賤往袖裏一塞。

『來茶！』

步非煙小心殷勤地在茶壺中倒了一杯龍井嫩芽茶，

坐到牀沿上，俯下身去，把茶杯湊到她丈夫的嘴邊，一陣難聞的酒氣，直撲入她的鼻孔，她繃了一下眉。

『老爺，請用茶罷！』

武公業睡眼惺忪地把嘴湊上，茶尚未呷着，忽覺脣上一麻，不由得無名火，升起三丈。

『小賤人！這樣滾燙的茶，好喝麼？』他猛然用手撥去，一杯茶全潑到步非煙的身上，她擒着兩股酸淚，站起身來，另外再倒了一杯，把她吹冷了，然後遞給他。

『哼！』他呷着茶，朝她狠狠地瞪了一眼，她把頭低了下去。

武公業喝完了，又呼呼地睡熟了。

她慘然地朝她望了一望，一種憤怒的厭惡的情緒，籠罩在她的臉上。

『好，你却仗勢來欺凌我，我步非煙偏不服！』

一張薛濤箋，從她的袖底落下來，她又歡然地笑了。

『啊，我的象！』

次日，步非煙把門嬭喚至房中，噦噦喳喳地吩咐一番，門嬭不住地點頭應允，正待跨門而出，她忽然又想起了一樁事情。

『慢走，我還有東西託你帶給他！』

『是，遵夫人吩咐！』門嬭站在一旁等候着。

她磨墨拈毫展出金鳳箋，一揮而就，在上面也題了四句詩：

『綠慘雙蛾二對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

題畢了詩，鄭重付給門媼，低聲說道：

『替我多多致意趙公子，說我很是感謝他的意思。』

『是！』門媼狡猾地朝她笑了一笑。她的臉又緋紅了。

隔了幾天，步非煙正在房中梳粧，忽見門媼蹣手蹣腳地走了進來。

『夫人，趙公子我已和他會過面了。』

『唔，他有什麼話麼？』

『夫人，你自己瞧吧！』門媼從懷中掏出一個大紅箋封來，順手遞給了她。

她取來抽出一看，剡溪玉葉箋上有一首七言律詩：

『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箋芳翰兩情深；

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

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

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

她讀一句，心裏跳一下，八句讀畢，已怔怔呆住，她的心，已飛馳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夫人！』

『……………』她沒有聽見。

『夫人！』

『……………』她仍沒有聽見。

『夫人，你聽，我家老爺回來了，趕快把它藏了起

來！』

『啊！』慌得她臉如土色，把那張剡溪玉葉牋沒命地往袖里塞去。

『別急！是我哄着你。』門嫗嘆味一笑。

『呸！你倒來活見鬼！』她虎虎地白了她一眼。

『我說夫人他在紙上寫些什麼呀？』

『沒有什麼！』

『夫人，他想和你會會面呢？』

『那可不行。』

『那麼待我去直截痛快地回絕了他，別讓他儘害單相想！』

『別忙，事情終要慢慢地想法呀。』

『我原說夫人也捨不得他的。』

『胡說。』步非煙的兩頰又緋紅了。

她叫門嫗磨好墨，展開碧苔牋，颼颼地又是四句七言絕詩：

『無力嚴粧倚綉牕，暗題蟬錦思難窮；

近年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

『煩你多多致意趙公子，說我一切都明白了。』

『那麼，他如問起我何日可以相會，我將如何回答呢？』

『媽媽，我想茲事體大，不能冒失從事，必須覷准機會，方可萬無一失。』

『夫人，這很便當，只待我家老爺身入府曹，不是
一切都沒有問題了嗎？』

『這個……侍后再說罷。』

『別假惺惺作態了，我去告訴他，讓他早些定心罷。
』門嫗抿着嘴一笑，一溜煙地跑出去了。

次日。

步非煙正在房中焚香靜坐，門嫗在窗外向她做了個鬼臉，她朝着裏面的湘綺迴紋榻上看看，她的丈夫正鼾聲微微，睡意方濃，她輕聲輕脚地走出房來，把房門隨手閤上。

『夫人，有好消息呢，隨我到後花園中來。』門嫗一見她出來，便把嘴湊在她的耳朵上，唧唧噥噥地說着。

『什麼事，鬼頭鬼腦地？』

『別問，你來啊！』門嫗更不答話，拉了她，直往花園中而來。

一路行，一路上，步非煙心中狐疑不停。

在園中的茅亭畔，她們又坐下了。

『夫人，你看罷！』門嫗把一個牋封遞過來，她拆開來，還不是心上人的一封信嗎？

『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觀，長役夢魂，雖羽鶴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週旋，況又聞尋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研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甯爽后期，恍惚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下面附着一首詩：

『見說傷春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

叩頭爲報煙卿道，條一風流最損人。』

讀畢了書信和詩，她感到了一陣熱烈的安慰，隨手在牆畔摘下一朵薔薇花，揉弄着，揉弄着，她的心已飛馳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

『夫人，你也應該給他一個確實的答覆啊！』

於是她便拉了門簾走進書房中，把門緊閉了，熱切地朝着門簾道：

『啊，你看怎樣辦呢！』

『但憑夫人主張！』

『我麼？這個……』她咬了一下嘴唇。

『想想看，如果夫人以爲不方便，那就乾脆的拒絕了他！』

『啊，媽媽，除非等到明晚候我家老爺入了府，……』

『那麼，我去回復趙公子。』

『且慢，我有書信一封交你帶去，』

『遵夫人吩咐：』

展開了紙，拈着毫，一封信寫成了：

『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匪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多缸，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飄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台，若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願，袖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无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末了附着一首詩：

『畫簷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

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

把信交到門姬手裏，她的手微微有些顫慄了。

是後一天的黃昏。

趙象正在下帷苦讀，忽聽見門外有人扣着門環，站起身來，拉開門一看，原來正是隔壁武家的門姬。

『媽媽，來得正好，請坐！』

『有好消息報告公子！』

『正要請教！』

『今天夜二更！請公子跨牆過來，可與我家夫人相會！』

『此話當真？』

『誰騙你呢。』

『如此媽媽請上坐，受象一拜！』趙象不由分說，把門姬推到椅子上，坐下，納頭便拜！

『哎呀，折煞我了。』門姬把雙手亂搖亂擺，不知如何是好。

當下，趙象取出二百兩紋銀來，贈給門姬，門姬謝了又謝，臨走時，叫他千萬不要失約。

趙象見門姬走後，整一整衣冠，胡亂吃了一頓夜飯，便蒙頭睡了，枕上聽得一更敲過，偷偷地從牀上起來，點了一盞紅紗燈，輕聲輕腳地到後花園，把梯子靠在圍牆上，一步步越級而登，來至牆頂，往下一望，却見那邊靠牆也一架梯子，門姬在下面向他招手，他更不思量，跨過牆頂，踏牢梯子，一步步地來到下面。

『公子辛苦了！』門姬朝着他神祕地一笑。

『你家夫人呢？』

『隨我來啊！』門姬說着，牽着趙象的手，就跑，趙象惘然地跟着她。

行行重行行，走到後堂，門姬立停了腳。

「公子且等一等。」低聲對他說了一句，洒脫了他跑到非煙臥房裏去。

隔了一會，門姬從房中出來，拉他進去，挑開了門帘，趙象陡覺眼前一亮，那在燈下支頤端坐的，不就是他朝夜思念的美人兒步非煙嗎？

『夫人在上，小生這廂有禮！』他一躬到地。

『不敢！妾身還禮不週。』她也忙不迭地道了個萬福。

立起身來，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大家都想不出一句應該先說的話來。

門姬乖覺，悄悄地走出房去。

房中，便剩下了男女兩個人，趙象把手靠到步非煙的背上，步非煙漲紅了臉，把頭沈了下去。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房裏的燈熄了。一切的聲息好像也立時沉寂了。

× × ×

× × ×

× × ×

從此他們兩人不時幽會，武家的丫環當差，全都知道，只瞞着武公業一人。

有一夜，月白風清。

吃過了夜飯，步非煙見武公業整整衣冠，好像要出門的樣子。

『老爺，你往那裏去呀？』

『今天，王大人請我前去議事，不回來了。』

『那麼可要叫外面備馬嗎？』

『不必，今夜月色頗好，我一路步月前去？』武公業說着，頭也不回地去了。

步非煙見他出門，心中暗暗得意，立起身來，把門嫵喚進，密密囑咐了一番，門嫵點着頭笑一笑，一溜煙的跑到外面去。

步非煙坐在梳粧檯，對鏡略微修飾了一下，輕盈地走到後花園。

一盞紅燈亮，趙象正據垣斜睇，表現出萬種的情思來。

『象！快下來！呆看什麼？』

『不，我不下來，除非你依我一樁事情。』

『看你又要放刁了！什麼事呀？』

『便當得很，只消你親自上梯來，扶我一把，也就算了。』

『……………』她不作聲，回頭看了一眼，輕輕地走上扶梯，趙象俯下身子，想用手來拉她。

正在這個時候。

「喝！」一聲怒吼從牆下發出來，步非煙低頭一看，她丈夫武公業不知在什麼時候已來到牆下，嚇得她魂飛魄散，連忙縮下脚步跑下梯子，逃到裏面，回到自己

房裏坐定，急得面如上色，心頭勃勃地跳個不住。

房門啓處，她的丈夫怒氣直冒地進來了。

『我把你這個小賤人，……你……你……』
武業舉起手裏的皮鞭，朝着她攔頭攔面抽下了。

『老爺饒恕我這一次吧！』步非煙雙膝跪下，苦苦哀求着。

『饒你這一次，有這等便當，我恨不得寢你的皮，吃你的肉。』武公業直撲到她身上，猛地把嘴湊到她的面頰上，狠狠咬了她一口，一塊羊脂也似的白肉，在口中吐出來。

『哎呀！……』步非煙的臉上掛下了鮮紅的血，痛得殺豬也似的喊了起來。

『今天使你曉得你老子的厲害！』武公業發瘋也似的用脚在她的身上亂踢亂踹，她左避右閃，額上迸出來的汗，和臉上的鮮血，混成了一片模糊的泥漿。

武公業越打越起勁，越踢越興奮，到後來索性把她細綁在柱上，把她的外面的衣服，統統脫去，只剩薄薄的一層內衣，重新拾起皮鞭猛力抽去，「呀，呀……」她起初還喊救討饒，後來則微微喘息，終至聲嘶力竭，把頭垂倒了，聲息俱無。

『哼，小賤人，你裝死嗎？你會裝死，我會耍你好看。』武公業說着，舉起脚來，朝着她的小腹，用勁一踢，只見她也不喊，把頭微微抬起，口一張，突然吐出一口鮮血來，鮮血洒到武公業的錦袍上。濕了一大堆，全都弄髒了。

『他媽的！武公業恨恨地罵了一聲，一手拉毀了她的上身的衣服，一條皮鞭像雨點一樣濺在她身上東一塊青，西一塊紫的傷痕上。

「……」步非煙張着了嘴躺在地上。

× × × × × × ×

夜。

武將軍宅中抬出一具棺材來，棺材前有七個大字：亡妾步非煙靈柩，一羣人簇擁在後面，默默地，默默地，誰也不敢流淚！

只有門姐微笑着，正在盤算着：武公業給她的賞銀，究竟比趙公子多了幾倍？是的，她勝利了。

冰 塊

記 李 石 岑

李石岑，一位賦具詩人氣稟的哲學家！長眠地下，已將四個年頭。一代學術界重鎮，已漸漸地在人們腦海中消失了。

好幾次想寫一點紀念他的文字，結果終因心緒惡劣，思路散漫，什麼也提不起筆來。

不知如何，昨夜在迷迷糊糊中竟會夢見他，聲容笑貌，宛如昔日，醒來想想，不禁嘔然失笑。

我和他既非親故，又非素交，萍水相逢，不過說說笑笑，何以會如此顛倒？大概他對我的印象太深了吧！

記得民國二十三年夏我投考暨大，時凡三日，我寄

宿在朋友陳君家中，陳君是暨大實驗學校的教員，和李很接近，不過我事先並不知道。有一天，我們在校園里散步，也許因談話的興味太濃了一點，隨意轉了幾個灣，已到校園的盡頭，前面一座小洋房，掩映於綠蔭叢中，攔住了我們的去路，我正想向後轉，朋友對我說：『里面住着一位哲學家，我們可以進去看看！』他說着，不等我有片刻的躊躇，就扯着我的衣袂把我曳進門內。

『不要緊的，他歡迎陌生人的訪問。』

那時，我們的哲學家正當桃色糾紛告一段落，病倒的時候，我們進去時，他正披着睡衣躺在床上，朝着我們頷首微笑。

是一間樓下的客堂，面積不十分大，三面是窗，中間是些沙發桌椅之類，佈置簡單而雅潔。朝里放着一張柚木半床，靠近床的東西兩端是兩座立體型的書架，書架里滿是書。

先是陳君開口：

『今天好一點吧！』

『謝謝你，好得多了，這位是？……』

『我來介紹一下，×先生！李博士！』

『請坐，請坐！』他霍地從床上起來，指揮傭婦張羅茶水，分贈捲煙，我侷促地默着。

『李博士！我們的×先生也喜研究哲學，對你非常欽慕呢！』

『欽慕不敢當，很高興和×先生談談。』

『的確，我對李先生的著作非常愛讀。』我忸怩地

說。

『唔，你讀過的是？……』

『世界出版的哲學概論，還有……』

『我極希望能聽到讀者的見解！』

『我覺得很滿意。』

「滿意？」

「滿意。」

『請教你滿意在什麼地方』。

呔！有這等不客氣的主人，問到我牛角尖里來了，委實使我無從回答。在我窘急之中，他大笑了一陣，像深山的虎吼，聲震全屋，我感到異樣的窒息。

於是他輕拍着我的肩膀道：『×先生！你太過譽了，其實那本書也不見得怎樣好』。

『唔！』我只管把手帕揩着額上滲出的冷汗。

經過了片刻的沈默，他又忙起來了，儘是把水果餅干拿出來放了一檯子，殷勤地敬給我們吃。於是話題也慢慢地移開來，從學術思想到社會問題，從世界大勢到個人私事，從尼采到魯迅，從天津五茄皮到唱蹦蹦戲的白玉霜，滔滔不絕的話語，從他富於幽默性的口中噴出來，都成了極凝鍊的小品文。我除了佩服他學識的豐富闊博外，更驚奇他對於人情世故的熟諳。

末了，他還問起我升學的志趣，指示我治學的方法，還介紹我好幾本世界學術名著，態度的親切，立論的嚴正，不像是初見面的朋友。

迨夕陽西下，我們纔和他握手道別，他扶病親自送

我們到門外。

之後，我們從此不會再會過，但我時常想起他。

不久，他一病不起，竟歸道山，我心底永遠感到一種微悵。

我想他若能再活十年，一定有更成功的著作問世吧？

寫完了這篇短文，一個親切瀟灑的學者風度的身影，又在我面前掠過。

憶 王 塵 無

最近，和友人在無意中談起了已死的王塵無君，在淡淡的回憶中，無不太息他的盛年早喪！

作為戰鬥的文藝工作者的一員，他的與世長辭，是值得我們惋惜的。

王塵無，本名塵摩，早年習業於無錫國學專門學校，曾親炙唐蔚芝先生教益，故其舊學，深具根砥，在校即嶄露頭角，卒業后好像在安徽大學當過一時講師，那時他恐怕還不到卅歲吧。

民國廿一年春，他到上海，先在時報和電聲週刊上寫些電影方面的文字，但駁而不純，知道他的人，似乎寫少；旋晨報創刊，姚蘇鳳主編每日電影，他即專心致很於電影批評，賴他深湛的學養，犀利的文筆，博得了讀者們一致的推崇，在早期的每日電影上，幾乎天天有他的文章。

以他不斷的努力，奠定了他在電影批評史上崇高的地位。

後來，晨報停刊，社會日報在陳靈犀的擘劃改進下，面目一新，他即經常為社會日報寫些雜文，儼然與社論執筆曹聚仁分庭抗禮，一时有瑜亮之稱。

他的文章，富有魅力，讀時恨不得一口氣把它吞下去，在社會日報上的幾封短簡，尤其寫得婉轉流麗，情致高超。他文字的好處，如果食齷些說：「豐腴」兩字，是可以包括的。

他不僅文章寫得够動人，而且對於舊詩詞也頗有造詣，篋中詩稿甚多，似乎他特別欣賞黃景仁的作品，一部兩當軒全集，他們背誦十之三四。

他人極瘦弱，臉頰蒼白，說話時發音快速而中氣不足，我當時就疑心他患有輕度的結核症，但他並不在意，我亦從未和他說起，聽憑筆桿蠶食似地剝蝕着他病殘的軀幹。

他不修邊幅，脚上老套着一雙灰舊的藍球鞋，嘴邊的鬍鬚，叢叢如淺草，我終疑心他常年不踏進理髮店的。

他在上海筆耕為生的時候，好像也發生過桃色喜劇，對象是電影界的張小姐吧？小報上也頗有記載，不過實情如何，我卻不大清楚，有一次我們會面，他笑嘻嘻地對我說：『我新得一佳句，是『肯為蛾眉拚萬死？』你看如何？』我說：『不愧多情種子！』他笑而不答，瘦削的面頰上隱隱泛起一陣得意的光輝，我猜想他這時

正在度着春宵苦短的日子。

他爲人任性而不思考，熱烈而顯理智，所以外界對他，也毀譽參半，我能了解他，而不能接受他。

八一三後，聽說他因病回鄉，終至老死戶牖，現在恐怕已墓草離離了吧？

寫到這裏，他的音容笑貌，又在我腦中輕輕掠過，朋友，靜靜地安息吧！

關於汪馥炎

報載首都各界將於十月二十八日發起舉行汪馥炎教授追悼大會，時光真是飛快，從馥炎先生的被害，迄今又將一年了，在治學的精深上，在待人的誠懇上，都使我們忘不了他。

誠如報載，他是我國唯一的公法專家，對於憲法，國際公法，行政法，都有一種發人所未發的心得；他的著作，除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外，單獨出版的，亦復不少。最著名的當推在會文堂書局發行的那部國際公法了：洋洋數十萬言，賅博浩瀚，的是力作。

民國二十年以後，他卜居上海，講學各大學，聲譽鵲起，一時有公法學權威之稱。

那時我正肄業某校，他教我們的一班，是國際公法，第一天上課，就對我們說：『你們說說看：國際公法是最難的一項科目，我汪馥炎研究了二十多年，還研究不出一個頭緒，你們學力未孚，也要來研究這個，似乎

，似乎，……嗯，嗯，……』說着沉下了臉，大家眼觀鼻，鼻觀心，滿堂鴉雀無聲，空氣相當緊張，有幾個冒失的同學，想發作了，他不慌不忙地接下去說：『……嗯，嗯，可是，雖然如此說法，到底我也當了大學教授。聽到這裏，大家開事笑了。

他的相貌，頗富幽默，身材是嬌小玲瓏，配着一個七分像葉淺予筆下的王先生三分像戲台上的齊天大聖般的臉蛋，十分勻整，十分得體。

他捲煙抽得很厲害，在教授休息室裏，坐在沙發上，終是吸，完一枝，接一枝，煙霧繚繞，不離左右，上課鐘響了，他手里的那枝煙，還不肯放鬆，邊吸邊走，慢斯條理地，踱往教室，直到教室門口，他方肯把煙蒂扔掉，一年四季，終是如此。

他抽煙時老是用一只粗劣不堪的竹煙咀，那種品質，黃包車夫也很少，有人用了，別人看了真替他主人叫屈，他却視若拱璧，大模大樣地啣在嘴里。

他住的地方，和我們的學校相距不遠，有一次我，開小菜場上碰見了他，却正在和小販們論斤計值，做着在門七件事中的採辦大臣；隔了一天，他到學校里來我向他打趣道：『汪老師昨天我看見你在買菜，真道地！』他微笑着說：『我怕娘姨們「揩油」心太狠，所以每隔這麼十天八天，終得自己上小菜場領領市面，這不是我的刻薄，實在，我也吃虧不起呀！』

『那，汪先生太客氣了！』我帶着笑說。

『那倒也不盡然，你想，我在課堂裏喊一個鐘頭，



還拿不到十吊大錢呀！（註一）說着，相對大笑他爲人之風趣，有如是是。

汪不僅治學精勤，教書熱烈，並且對於出版事業，亦且莫大之興趣，據說：有一次他因版稅問題，和某書局發生齟齬，他氣惱萬分，於是即糾集法界同志多人，斥資在滬自辦一法學書局，他交了好幾種原稿給該局付印，不取酬勞，亦足見其爲人之態度了。

天胡不弔，遽厄斯人！我爲公道悲，我爲私誼哭。

（註一）十吊錢即銅元一千枚，時每元可換銅三百枚，該校授課費每小時三元二角，（四元打八折）折合即不滿十吊錢。

春醪夢醒的梁遇春

十數年來在作家如林的中國文壇，筆調感傷情思悱惻饒有才子氣分的可得兩人：一個是郁達夫，一個是梁遇春。

梁遇春，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在校時常作小品散文投寄北京晨報及奔流發表，一九二九年出版春醪集。很博得一部份青年的共鳴，一九三二年冬在滬逝世，存年僅二十九歲。

我之認識梁遇春，是在民國廿年的秋天，那時我正肄業海上某中學，有一次英文教員請假，佈告上說是請梁遇春先生代授，那時我已讀過他的春醪集，因爲文字的富有魅力，對於作者亦異常憧憬，不料居然有這靡一

個機會使我們能够瞻仰丰采，親聆聲咳，當然異常高興。輪到梁先生的課來臨時，我帶着孺慕的心情，踏進了教室。

『來了，來了，』在全教室的喊喳聲中，一個器宇軒昂儀表美秀的『新人』堆着滿臉的笑容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近百隻眼睛集中在他身上，要找出一個謎。

那時我們用的課本是商務出版的「古史鈎奇錄」，書籍本身，已富情趣，他逐句講來，旁證博引，妙語如珠，大家都聽得神魂飛越，一致傾倒。

在兩星期的代課中，我們幾乎天天都見面，我漸漸地和他廝熟起來，他住在慕爾鳴路，我也常去走動走動。那時他猶未結婚，態度異常和藹，一見面終是滿臉笑容，斗室晤對，或講述文藝，或研討人生觀，清談娓娓，備感親熱。他亦愛電影，特別喜歡德國烏發公司的出品，有一次說得高興，我們一同到北京大戲院去看了一次雷馬克名作「西線無戰事」。在歸途中他盛道該片的好處，更從文藝的觀點，開發了許多雷馬克的思想，當時我學力淺淺，對於他的話語，似懂非懂，不過唯唯而已。

不久「一二八」來臨，滬戰爆發，我即離滬返鄉，住了半年。是年秋，重至上海，再去訪他時，已是人去樓空，據房東說，他已於三個月前移家他處去了。

之後，我一直沒有見過他，民國二十二年春，我到母校，問起梁先生，纔知他已逝世，前塵如夢，使我十分痛悼。

他的著作，感傷氣分很是濃厚，在春醪集序言上，

有這樣幾句話：『爺覺得我們年青人都是偷飲了春醪，所以在醉中做出許多好夢；但是正當我們夢得有趣的時候，命運之神同刺史部下一樣匆匆地把我們帶上了衰老同坟墓之途，這的確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情，』這種感傷氣分的表現，或許就是他短命的一種先兆吧？這正可以代表當時一部份受了文藝的陶養而並沒有得到健康發展的青年的。

他給友人的短簡，頗多清新典雅，耐人尋味，堪稱雋品：茲錄一通如左：

久未晤，風雨愁人，焉能無念？午夜點滴淒清，撩起無端愁緒。迴思弟生平謹愿，絕無浪蝶狂蜂之舉，更未曾受人羣袖捧鍾，自更談不到失戀。然每覺具有失戀之告衷，前生註定，該當挨苦，才華尚淺，福薄如斯。昨宵雨聲不絕，兄亦當爲之起座，或已詩成二字矣，今日細君歸甯，重溫前生活，獨酌於某酒樓，醉後挑燈，惜無劍可看，要亦別有一番風味也。暇時過我一談何如？萬弗吝步！

海 葬 詩 人

——朱湘逝世七年祭

中國近代作家中因環境惡劣精神苦悶而蹈海自殺的有兩人，一個是創造社後期作家王以仁，一個是詩人朱湘。

朱湘字子沅，原籍安徽太湖縣，因卜居湖南，故以

湘爲名，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畢業，曾任安徽大學外國文學系主任，北新書局特約編輯，一九二七年出版詩集夏天，一九二九年出版詩集草莽集，一九三三年自滬乘輪赴青，中途蹈海自殺。

我們指出朱湘之死，一半是遭社會的迫害，一半是受個性太強的影響，若從浮面觀察，好像他的死全因經濟壓迫，遂致自尋短見，其實不對，他在辭去安大教職後，北新總編輯趙景深曾替他介紹給許多報章雜誌寫稿，如申報自由談，新中華半月刊，東方雜誌，現代雜誌等，稿費都異常豐富，維持生活，綽乎有餘，現代新中華尤其優待，稿到即付酬金，斷不致一貧如洗，況且是時朱夫人還在上海勝家縫紉公司學習機器織錦，預備將來回鄉，改良湘繡，前途遠大，又何必輕生所以他的奔赴清流，葬身海濤，說是全盤爲了沒有錢，我第一個不相信，說是因個性強烈，受不起刺激，因而無意人世，這倒有點相近，原來朱在安大執教，報酬豐富，生活恬靜，本來無庸辭職。不料一學期滿了，他趕到上海，意欲拉其好友趙景深一起去教書，不料遭學校當局一口拒絕，已使他心中老大不快，但無從發作，後來校方又未得其同意，擅將外國文學系改爲英文學系，於是他再也忍受不住，拂袖而去，聽說臨走時還氣憤憤地對校長說：『看吧！這兒不教，難不成一輩子無處教書！』

然而事實是事實，憑你朱湘滿肚皮好學問，竟會無人問津，沒有一個學校去請過他，他又不願去求人，只有躲在儉德公寓里，長吁短歎，中夜思維，豈有不認爲

奇恥大辱！

在乘輪赴青島的時候，或許他尚未打算自殺，待夜闌人靜，他步出房艙，俯鑒清流，只見海濤涵湧，四壁鼙聲如雷，形影相弔，益增悲感，這時只感場生的可厭，死的洒脫，於是咬緊牙關，往白浪掀天中一跳，結束了他短短的生命。

因爲事前毫者計劃，所以並無遺證絕筆，生無媚骨，四字堪爲朱湘的評。

現在離詩人之死，已將七年，浪浪茫茫，不知埋骨何處？願你靈魂永生！

晚年的章太炎

民國以來。以一身而兼學術家和革命家負名最久功蹟最高感人最深的，恐怕要推餘姚章太炎先生了。

他滿身傲骨，看不入眼的，就罵，遭他鄙棄的，無不恨如剌骨。一生高風亮節，全無可供指摘的地方，所以袁世凱又是怕他，又是敬他，到底不忍殺他。

當我們看慣了一輩打躬作揖之流，一念章氏的澗介傲岸，真使我們萬分欽敬。

章氏晚年，卜居吳下，營菟裘於錦帆路，屋作西式，花木扶疎，略具庭園之勝。又經他夫人湯國黎女士的擘劃主持，創立了一個章氏國學講習會，來從弟子三十餘人，絳帳高懸，頗不寂寥。

每值星期三，他作公開講學一次，地點往往借用公

園或圖書館舉行。有一次他講羣經發微，時間是下午兩時，我在一時半就趕到了，講壇設在館中禮堂裏，我踏進去時，閱無一人，工役正在打掃。我在裏面足足枯坐了一小時，纔見陸續有人進來，但人數不多，連我算在裏邊最多也不到五十人，稀稀零零地散坐各處，顯得很冷落。我納罕兩點：第一聽講的人何以如此之少？第二聽講的何以毛頭小伙居多？殊少年齡在五十歲以上的。

移時，他開講了，跟隨他進來的有兩人：一個像他的侍從弟子，立在右邊，手裏捏着一支粉筆，當講辭中有專門名辭的時候，他就在黑板上寫出來。一個是僕役，立在左邊，其任務是劃洋火，絞手巾，打扇，講台上一聽大長城香煙，一把白磁茶壺，一只矮脚玻璃杯，章氏則表情嚴整地憑檯坐下，一句句精微的學術思想，就在他于思于思的鬚叢中噴出來。

章氏的煙量真好，一枝纔丟掉，一枝又接上了，想見其思考之深。不過他的一口餘姚土白，則難聽極了，他說十句，我只能領會一兩句。這是我第一次瞻仰章氏手采。

章氏因畢生精力盡瘁學術，對於一切世事，往往茫茫然全不瞭解，晚年尤甚。時其長公子導方肄業上海某大學附中工科，章氏方擬建一別業，即令彼主持營造，其公子瞠目不知所對。

章氏晚年不喜留影，人莫能強，獨於其公子結婚時，興致特佳，堅邀山西劉成禺，雲南李印泉，合攝一影，劉李兩人，臉上俱是天然大麻，章顧而大笑，我想此

時是他最高興的時候了。

他有三個大弟子，錢玄同，黃季剛與汪東；他最愛季剛，可惜遠在北平，不能時相聚首，他常認為一大憾事。幸是時汪東方在南京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時常到蘇州來探望他，竹窗話舊，親逾家人，不久噩耗傳來：季剛死了，他老淚縱橫，着實難過，足見其師弟情誼，非比平常。

或許使他悲哀的：是有許多青年不了解他，甚至痛惡他的一味講經，思想古老，給予很多的抨擊

其實章氏治學，淵博闊大，章氏為人，坦白嚴整，凡識與不識，一致推崇。即如魯迅，他素愛罵人，獨對太炎先生則讚揚備加，特地寫一篇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表示景仰之意。

秋風憑弔王獨清

一九四〇年好算是文人的厄運年吧？短短的六十餘天中，竟死了三個：穆時英，劉吶鷗，加上一個王獨清，平均是二十多天死一個，真叫人聽了怵目驚心。

最巧的是劉王兩人都是在八月三日死的，劉吶鷗因為死得不平凡一點，所以報紙上相當熱鬧，而王獨清則無聲無嗅悄悄地別離了這個世界。是的，作為一個詩人的王獨清，年來確乎很沈默，早年的光輝，已消逝得無影無蹤，那麼他的死，正可象徵着他晚年的生命吧？

歷史真是殘酷的，一位潑刺豪放的大詩人，竟也被

時代鞭撻得疲倦欲絕了。

民國二十年以後，王即很少有作品發表，大家也就把遺忘了，是時左翼作家聯盟成立，聲勢浩大，王大概並未加入，沒有『幫口』，自然也很難有活躍的機會了。

那時他似乎朋友很少，和他在一起的有一個叫余慕陶的作家，他們意氣相當投機，不幸余在樂華圖書公司出版了一部世界文學史，分上中下三冊，材料相當充實，銷路也不差，不知如何被北新書局總編輯趙景深看見了，以為那部書是抄襲了他的中國文學小史，於是怒不可遏，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大大的把余痛罵了一頓，余也不甘示弱，為文反駁，於是兩人大打筆墨官司來，措辭都很尖酸刻薄，結果弄得大家下不了場，虧得我們的王詩人出而排解。方告寢事，一時王獨清當和事老之說，塵囂文壇，傳為美談。現在王詩人已返道山，余趙兩人，緬懷前塵，當也會感慨系之吧？

秋風起了，對於詩人之隕落，帶來了淒惻的哀思。

樽邊小憶

我與茶館

我是自小生長於內地小城市中的破落戶家庭，所以，沒落小市民的上茶館習慣，在童年時期就沾染上了，父親是每天必上茶館的，朝晨一次，傍晚一次，一天總得上兩次，那時的茶價很是便宜，泡一壺茶，只消七八個銅板，早上泡了，臨走把茶壺蓋翻轉來一閤，下午再來，就喝方才泡的那壺茶，不須另外化錢，跑堂的照常給你沖開水，一壺茶可消磨兩次的空閑，所以大家都喜歡到茶館里去坐坐，我呢，清早要上學，早茶生涯，與我無緣，惟有放學歸家，看見爺上茶館，我終是跟着他去，喝幾口茶，吃一點東西，以洗滌一整天課業生活的

疲勞。

茶館里人聲嘈雜，烏烟瘴氣，除了枯坐着喝茶，別無可玩之處，小孩子坐不住的多，但我却安之若素，非僅不覺厭倦，而且樂在其中，大有滋味，覷准機會，看見爺來了朋友，談得正是起勁時便眉頭一綳，計上心來。

『爸！我要回去了！』

『等一會！』他談得正是有勁，朝我虎了個白眼。

『不，我要睡了！』我裝腔作勢，把頭沉下，暗地里却覷准了他的臉色。

「別睡，拿五個銅板去買炒米糖吃！」先之以威脅，繼之以利誘，爺的手段真好。

「不要」！這是我欲擒故縱的解數。

「糖好吃呢，給你十個銅板，去買吧！」他見苗頭不對，只有用懷柔政策來收服我。

「嗯……」心里暗暗歡喜，但臉上還得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沒精打采地接着銅板，往口袋里一塞，好像對他說：「看你的面子！」

我含着糖，頗為得意，別看我年紀小，爲了滿足慾望，我已懂得行使權謀術數了。

上茶館既有這般的好處，我還不歡喜麼？

某一種，性格的形成，假使是在童年時打定了基礎的是頗足以影響他的一生的，我之所以現在喜歡獸在茶館裏者，其理在此。

是的，我愛「坐茶館」，而且，全無條件，六朝居

般的蒼古曠遠，人聲雜沓，我歡喜，上海新都茶室的富麗堂皇，衣香鬢影，我也歡喜，有朋友，則一「壺」相對，清談娓娓，宇宙蒼蠅，俯拾即是，雖「言」未必「及義」，而靈魂與靈魂相對，彼此心神明澈，頗堪沉醉。

沒有朋友則品味清茶，想想個人瑣事，刻薄處正好懺悔，得意處，何妨傻笑；人生至此，最為真實，隨意反省，勝如參禪，倦來捲煙一枝，冥坐四觀，惟見座無不滿，有的錙銖盤算，銅臭沖天，有的姑媳妯娌，閒話家常，有的商量心事，附耳喊喳，有的憤世嫉俗，大發宏論，放眼看去，活活的一幅衆生相也！

我覺得坐茶館是並不玩物喪志的！

我的憧憬

童年時唸神童詩，讀到甘羅十二爲丞相句，心頭未常不熱烘烘地，想想自己大學中庸頗來倒去背得滾瓜爛熟；而且最難的謎語，都能猜中，似這般滿腹奇才，有朝一日，大總統（這時已懂得大總統了）見賞，決不讓你甘羅一人獨沾風光也。

從出世到現在，只有這一次我是真正地中了官迷。

可是，高才埋沒，大總統既未博訪周諮，我這個神童，也只好永遠做一個高臥三吳的小隱士了。

十三四歲，熟讀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頗息入山訪道，面壁十年，學一些凌空飛劍的能耐，做一個頂天立

地的英雄，書上告訴我，一輩得道奇人，往往游游四海，有時也幻化了看相賣卜，江湖乞丐，來到人間，領渡有緣之人，凡是宅心仁厚的，就較易得其賞識，我學道心切，就把是事牢牢緊記，每天朝上，出門上學，爺媽給我的點心錢，我終是全部孝敬路上的「叫化子；」雖然肚中飢腸轆轆，但我終抱定主張：挨餓事小，失「師」事大！

我這樣地誠心佈施，原希望有朝一日能感格上蒼，給我訪到一位高人，那麼什麼都能如願以償了。

我相信『皇天不負苦心人』的，所以我的挨餓主義，持之頗爲有恆，連續了有三五十天之久；不料良師未獲，病象已見，面黃肌瘦，精神厭厭，於是爹媽盤詰，親友質問，我訥訥然說不出口，心中頗爲着慌，想是緣分未到，沒奈何只得放棄餓肚皮辦法，效學項將軍在烏江道畔的情緒，長歎一聲：『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十五六歲時『拳打五湖好漢，腳踢四海英雄的念頭』，已經沒有了，心中想做一個像李涵秋包天笑一樣「響」一樣「紅」的小說家，自己取了個別號，叫作涵笑齋主，意思是涵秋天笑，兼收並蓄，一定可以壓倒前輩，自己頗爲得意，但有了好別號，沒有作品，還不成其爲小說大家，於是窮了九牛二虎之力，寫了一篇皇皇大文題目好像是『一個小說家的自來水筆。』說得這枝自來水筆，出神入化，自己讀了，亦不禁拍案叫絕，付郵寄出，心頭就覺得飄飄然，走在路上，好像大家都在看我，於是我摹想一種小說家所走的步法，慢慢地踱着方步

，回到家裏，照照鏡子，似乎臉上掛了金。

結果，我這篇大作因為沒有識貨人，竟做了字紙——裏的貨色，這是我第二次的懷才不遇。

三次的憧憬，三次落空，可是我至今還有憧憬，范疇像法幣像美金一樣地值錢，大家把肚皮吃得像囤積米糧的米蛀虫一樣地隆然挺起。

我的教書生涯

我最初跨進坐冷板凳的一重鐵門檻，是在我十九歲的一年。

那時是民國廿三年的春天，我休學在家，準備秋季再赴滬升學，長日閑坐，頗感岑寂，正好友人程君新任某小學校長，內中有一位教員，臨陣脫逃，一時無法補充，他見我閑着，便慫恿我去接下這一個差使。

『丫鄉村生活很不差呢！去玩它半年吧！』

『事情忙不忙呢？』

『不忙，不忙，你幹不了的，我來幫你。』

『好！讓我仔細斟酌一天，你明天來聽回音。』

其實我心里已很願意去了，斟酌云者，完全是我弄的玄虛。

自然一切沒有問題，我接了他的聘書，又因我並非師範畢業生，聘書，還是寫着原來教員的名字，我算是他委託我的代課教員。

學校是在離城二十餘里的一個小鄉鎮上，校址恰在

鎮的市梢，門前流着小河，對面聳着青山，四圍景色，秀麗如畫。

我初到校中，茫無頭緒，頗覺坐立不安，校長發給我很多的書籍，叫我預備一下，說後天就要開學上課了，我又加重了一層苦悶，好像待決的囚犯，心中老是惴惴難甯。

我第一天上課。——不，是第一天接受職業的洗禮。——皇皇然如喪家之犬，踏進課堂，便氣急，臉紅，心跳，腳軟，舉止失措，兩眼昏花，言語訥訥不吐，耳際嗡嗡如雷，不是先生教書，直是囚犯上刑。

自然。這稱偏促不安的情形，只有第一次上課堂纔有，之後慢慢地熟練慢慢地也覺得自然，慢慢地感到自己也頗像一個先生了。

民國廿五年，我在上海尚未脫離學校生涯，有一次有個在南市某女中教書的朋友，因事回里，叫我去庖代幾天，我不好意思回絕，只好硬着頭皮去敷衍一下，巨耐女生都是頑皮，狡黠，見了我一舉一動，老是吃吃地笑個不住，笑得我不好意思，窘態畢露，有一次我的襪背破了，在腳跟上可以見到一個小洞，我沒有留意，隨隨便便的穿了上去，這一回可鬧了大亂子，當我教書教得正起勁的時候。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這兩句是王勃的名句，嗯，是的，王勃，你們知道麼？王勃是初唐時人，他……』邊講邊背轉身來捏着粉筆在黑板上開始塗抹，不背轉身猶可，一背轉身，那腳跟上的無情

洞，俱清清楚楚地展覽了一下，小姐們一見，大似發現了新大陸，其樂無比，你也吃吃，我也嚙嚙，終算給我面子，沒有當衆給我出醜，直待我發覺，早給大家看了一個飽，羞得我臉上像豬肺一般的通紅，只是沉下了頭，正眼也不敢覷她們一眼。

民國廿七年秋，我在故鄉某私立中學座冷板凳，教的是國文，那個學校是男女同學的，某次我選了一篇傳奇，其中有一句：『乃諧魚水』，我講時，只得含糊過去，不料有位好事的女生，立起來問我：「先生怎叫魚水，魚水又如何諧法？」這一問，問得我啼笑皆非，呆若木鷄，自然，這位女生的發問，確實是百分之百的正經的。天地良心，決非故意刁難我。

話雖如此，我已够受的了。

去年秋天，我又應友人之招，赴皖籌備省立職業學校，成立後，校長託我主持教務事宜，這校又是男女同學的，有一個女生，貌僅中人，但頗會打扮，因此風頭很健，成了全校男生的追求目標，一天她在某一家照相館照了一個相，底片沒有取轉，恰巧這家照相館的小老板和本校某男生是拜過把子的，那張底片就由把兄弟翻印了幾張，奉獻把大哥，把大哥如獲至寶，肉麻當有趣，該死的還在像片後面冒了本人的名，題了許多不堪的字句，什麼死呀，活呀，愛呀之類，不時取出把玩，聊以望梅止渴，不料事機不密，爲本人所悉，於是哭訴校長，校長把這件小小的桃色案，交給我辦，我便傳集原被告，嚴詞鞫訊，果然水落石出，被告自知理屈，連

連討饒，情辭懇切，我沉吟良久，想不出一個適當的發落方法，如果將他開除出校，事雖乾脆，但未免失之嚴酷，而且張揚出去，對於校譽也有不便之處，如果記過一次，草草了事，則一不足以平原告之氣，而且後患何堪，我覺得兩者都不妥當，於是抽一菸，眉頭一縐，終算給我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好法子，我關緊房門，親自移了一把太師靠椅在正中，叫那個做原告的女生坐着，居高臨下，然後命令做被告的男生朝着原告跪在塵埃，并令其自陳過失，表明懺悔，被告當時頗有難色，但還不過我的意志，只得照辦，跪了差不多有半小時之久，羞漸滿面！我看原告的氣也平了，被告的惡性，也消除了，便叫被告自把相片燒燬，這件公案，就算了結，我料到他們各有顧忌，決不肯把此事張揚出去也。

教書不難，做先生真難。

我與捲煙

我從小有個壞脾氣，好沾人家的光，自己可不肯吃虧，十四五歲時，跟着尊長出去應酬宴會，每值當差的奉茶敬煙，看見我身穿團龍馬褂，頭戴紅頂瓜皮帽，一副顧態自若老氣橫秋的樣子，就估不準我是孩子？是大入？一枝捲煙也會從他手中恭而敬之地奉獻上來，我大模大樣地送到唇邊一啣，注火一割，嘴一蹶，一縷白煙噴出來，儼然是個老槍，雖然喉頭有點辣痛，但，我以最大的毅力忍耐着，看見當差的走遠了，我假癡假呆地

走到屋角裏，四顧無人，把那枝捲煙弄熄，往袋裏一塞，喝口茶，賊辦步方步，全部『嘛介事』。

不一會，當差的又來孝敬我了，當然，我又是依樣畫葫蘆地『如是這般』一回。

晚上回去，從袋中倒出來，洋洋乎大觀，自己用不着，只有孝敬娘，隨着懷橘，我懷香煙屁股，誰說我不及古人呢？

當然囉，那時我對於捲煙是根本無緣的，抽着它，不過騙騙當差而已，誰知後來吸吸也覺得『嚙嚙』，啣上了口，終是一枝底到，吸個精光，口福要緊，孝子也不做了。

十七八歲，益發荒唐起來，自己掏腰包，買煙吸了，不過吸得很省，一包大聯珠，終要吸兩天，因為用錢肉麻，也不敢多吸。

之後煙量逐漸增加，從四五枝到六七枝，從六七枝到八九枝，到二十一二歲，因為喜歡舞文弄墨的關係，煙量更是步步飛昇，一聽前門牌，平均祇吸兩天。那時煙價也便宜，一聽大前門，只消四角幾分，這是我抽捲煙的黃金時代。

戰後物價飛漲，大前門吃不起改吸一角一包的大英牌，仍是每天兩包，大英牌再度漲價，買一角半了，我仍是忍痛犧牲，後來大英牌買到兩角，我還是堅持到底，情願黃包車不坐，這四角錢萬不可省，直到大英牌買二角二了，我纔覺得有改變戰略的必要，於是我夾吸兩種煙，每大一包大英牌，一包老刀牌，消閑時吸大英牌

，細細品味，終得將二分二厘錢品出個究竟來，寫稿時吸老刀牌，時值遲思，也無暇細別好歹，這叫做廢物利用。

近來大英牌買兩角半了，我只好改吸兩包老刀牌，反正總是這四毛錢，多也不去上當了，但兩包終得兩包，明年此時大概我在吸小仙女了。

看看兩根薰得焦黃不堪的手指，不禁長歎一聲：『你害得我好苦也』。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一不是胡適之，二不是小三子，而是好交一大羣像態畢靈的窮書生。

俗語說得好，物以類聚，拿面鏡子照照自己的尊容，哭笑不得，其傻可知，衣衫寒酸，又闊到那裏，自顧藐躬，只有和窮書生作淘，最爲得體，人貴自知，如果甘冒不韙，竟欲比附富貴，則白眼頻加，自討苦吃，非智者所爲也。

雖然如此，朋友固然要窮，愈窮愈好，但胸中墨水，不可或缺，能掉幾句書袋尤妙！這樣，兩人立在一起，子曰詩云，便不寂寞，否則豈不丟盡了我書香子弟的臉！

窮書生而無優氣，還够不上做我的朋友，必也渾渾噩噩，笨頭笨腦，出門不辨菽麥，吃飯不懂飢飽，乃斯可矣。

我選擇朋友，既是這樣地嚴格，常受孤獨的悲哀，

自屬應該。

有一次娘來教訓我了『阿×，人家都是三朋四友，只有你孤另另的，……真使人見了心酸』！我想不好了，自己沒有朋友，要累堂上担心，真是大大的不該，得上緊尋訪才是！

於是一口氣趕到茶館裏，泡上一壺茶，眼睛骨溜溜四面打轉，看有無够得上資格做我朋友的人。

不一會，來了一個衣履不整滿面菜色的茶客，我心裏一動，看他坐下從口袋裏拿出一本書來，搖頭顛腦地唸着，看着，神態自若，活活地是個書香子弟的氣概，我不禁狂喜欲絕，「我的朋友來也！」急忙離座而起，走到他面前，整整衣冠，一躬到地，立起身來，垂手立着，準備肚中欲說的話語，兩人好一傾衷腸也！

『先生，要沖開水麼？』我聽了不禁大吃一驚，什麼書生變起堂倌來了？堂倌也沒有關係，文人落魄，也是有的，於是我仍是恭而敬之地向他道：

『不！我要……』我本要和他說：『我要和你做朋友！』但一眼瞥見他手中捏着的原來是一本運陽合璧的萬年歷時，不禁使我倒抽一口冷氣！

『先生你要什麼呀？』

『我要小便！』

『先生小便在樓下！』

『唔！』我感到一種難以補償的失望。

回到家裏，娘說：『你的朋友呢？』我說：『變了堂倌了！』

我的童年

想起童年，一個模糊的陰影，又在我腦中掠過，有點同味，也有點刺痛。

六歲進初等小學，我怕見陌生的臉面，煩擾的空氣，蹲在牆畔，又是驚慌，又是悲哀，切身受到的是教師可怕的唸喝，同學陰險的揶揄，直到放學回家，我纔舒一口氣。

幾天過去了，環境老是陌生，先生問我八加二多少，我囁嚅地說十，先生問我八減二多少，我說十，大家閤然笑了我哇的一聲哭出來了。放學時，大家走出校門，我看見一個個嘲笑的脸，都向我逼視，我感到異樣地屈辱，牽着領我的老媽子同坐了黃包車飛也似地逃走了。

於是我再也不願意上那種撈什子的洋學堂了，父親本來主張讀『老法書』的，見我無意崇新，着實讚許了我幾聲，揀了一個黃道吉日，把我送進了一家終日咿唔不絕的私塾。

我彬彬有禮地朝着孔夫子跪拜，朝着業師跪拜，天然几上一對紅燭，搖曳生姿，氣象是莊嚴而肅穆，照理，小孩子在這種環境下是會感到不慣的，但我却不然，我感到異常的甯適和舒服，我討厭洋學堂的叫囂和混亂。

私塾是一天坐到晚的，我安靜地伏在書桌上，目送

我光的由東而西，全不感到吝楚，這種素樸生活的習慣，恐怕就是養成我現在孤獨性的基礎吧？

在私塾中念書，的確省力，朝晨先背一下昨天教過的熟書，然後再教這麼一頁兩頁的新課要讀整整的一天憑你再蠢，不怕你不讀得滾瓜爛熟。

我在私塾中，算是聰敏的，先生在當日教過的書，到將近中午時，就可琅琅背誦了，背過書，先生總要稱讚我兩聲，我挂着光榮的微笑，回到自己座位上時，同學都投以嫉妒的眼光，我不去理他們，有意把書讀得更響一點，先生暗暗點頭，我看見了胸頭湧起一股熱流，充塞着成年性的驕傲與得意。我懊悔當時進了洋學堂，這兒纔有我真正的知音。

在塾師有意無意地鼓勵下，我讀書是加倍地努力了，不消一個鐘頭即可一字不漏地背出，博得了老師的驚歎爺娘的嘉許，一片的稱讚，讀得我糊里糊塗，我常想神童是不是這樣的。

從大學到中庸，從中庸到孟子，公羊傳，千家詩，古文觀止，東萊博議，我終是拚命死讀。讀得低時如老嫗唸佛，讀得高時若孤孀哭靈。教我背誦，興高采烈；問我解釋，目瞪口呆。

直到十六歲時我纔不復迷戀私塾的舊骸骨，但時乎不再，可寶貴的童年，已輕輕地葬送了。

我的足跡

十七歲出門，到離家一百五十里的上海去讀書，臨行時我嘮嘮叨叨地說上這麼一大串話：「在外邊可不比家里，飲食寒暖，全要自己當心，吃飯要懂飢飽，走路提防汽車，睡時不可蒙頭，拉矢須有時間，現在你是無父的孤兒了，一切……」說着，鼻-酸，眼圈有些紅了，我沈着頭，不知如何是好。

那一年到上海是我第一次出門，踏出火車站，耳目爲之一新，只聽汽車聲，電車聲，人力車夫的叫囂聲。巡捕的吆喝聲，蔚爲一片，我四顧茫然，腳有點軟了。想不到上海竟是這麼一個怪物！

在上海住了半年，我是不敢出校門一步，逢到星期日，同學們都三五成羣地出去玩了，我老是躲在宿舍舍里，我明白上海歹人密佈，說不定還有蒙汗藥，迷魂帕，我不是「屈死」，幹麼上他們的當？

我長日蟄伏校中，不敢越雷池一步，真似老僧之入定，我慶幸我自己的識好見，不吃虧；晚上在燈下寫着『母親大人膝下……』的家信，不禁微笑，娘！你担心我年紀小，怎知我的設想還比你週到也！

自然，這一個「悶居」的時期，是很短促的，不到兩個月，我漸漸地敢跟着認爲可靠的同學出去看看影嚮逛逛馬路了，倒也並未出過亂子，於是我勇氣陡增，逢到假期，也敢搭電車白相兆豐公園，挖腰包吃小餛子了。

在上海，斷斷續續住了六年，從驚奇駭怕到偏愛迷戀，從偏愛迷戀到厭倦唾棄，畢竟我別了上海。

此後，我一直在家鄉，二十八年九月，朋友約我到

皖北去，於是我纔第一次橫渡揚子江，浦上津蹤線，在皖北又經歷了兩縣，住了半年。

先是到安徽省屬於淮河流域的某一個商埠，我初臨其地，只見塵沙飛揚，滿街都是獨輪車，驢車，轆轤之聲，不絕於耳；旅社還稱招商客寓，酒家一律杏帘迎人好像世界已重復回復到十九世紀時代，我感到了異樣的新奇。

在那個地方住了不到一個月又同幾個朋友到另一個縣份去辦了一個職業學校，這地方屬於津浦線南段，距南京僅百里之遙，地方雖小，名氣却大，因為歐陽修在那裏登過，自然是個好所在，不過生活苦極，沒有電燈，是最大的痛苦；我非顯貴，原談不上『燕居養生』，但性就舒適，教我如何肯爲五斗米遷就？於是在風雪聲里，我即買棹賦歸。

現在又到南京來了，不知明年又在何處？

我的書法

年紀這樣一把，寫出來的字還似小孩子般的全無成人氣概；真叫人羞答答難以見人。

我自思執筆垂二十餘年，經驗非爲不厚，學力非爲不到，何竟拙劣，一致於此，這也是天命所歸了。

記得我年方髫齡，纔識之無。即奉師命在私塾裏寫一種我們叫「潤紅紙」的東西；那種潤約紙，是劣質的毛邊紙作成的，上面有二十多個像銅元大小的木刻的紅

字，紅字的筆劃很簡單，如『上大人日月明』之類，用的筆是賤價的羊毫，我蘸着墨，小心翼翼地把它一個個塗沒，當時，我雖還是個小孩，也覺得這是一樁毫不費力的事。

那知寫上去，老是寫不好，往往你把墨磨得濃一點！就乾澀得劃不開，撇一撇，豎一豎，就要蘸好幾回墨，准得給它累死，磨得淡一點，則混和在墨汁中的水漬，會化開來，弄得像黃河泛濫般的模糊不清，使你不忍逼視，正是濃也不好，淡也不好，我唉聲歎氣，全無辦法，於每值塾師叫我寫字，我就視為虐政。

描了兩年多潤紅紙，先生以為我書法進步了，囑我改寫『印書法』，『印書法』比潤紅紙隔膜一點，是一張活葉的字帖，外面蓋着一頁極薄的竹連紙，可以顯出很清晰的字型，然後一筆筆地印着寫，寫畢，揭開來和原帖對照一下，覺得真可魚目混珠。

此後，我又臨帖了，這撈什子真難弄，記得我第一次臨的帖是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那隄字型臃腫得使人害怕，我不臨了，再買一本歐陽詢的九成宮，太瘦，也不興，於是柳宗元的，趙松雪的，蘇東坡的，李北海的，我統統臨過，不是嫌太硬，定是嫌太軟，不是嫌肉多，定是嫌骨瘦，我從沒有看見過一本我所認為稱心合意的字帖，滾開來，歐體，蘇體，全不成樣，我要臨我的『自來體』。

雖然至今我的字寫得出奇的怕人，但我心裏很痛快：我解放了。

我的眼鏡

我在孩童時代，頂討厭兩種人；一種是用手杖的人，一種是戴眼鏡的人。原因是我的老師手中常握一根手杖，我的父親鼻上常架一付眼鏡。我不時在手杖下挨着責打，在眼鏡中受着白眼。只要眼睛裏觸着這兩件東西，不由得會發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由懼而生怨，由怨而生恨，於是我就同它們結下了不解之仇，當時大有伸拳攘臂誓必『滅此朝食』的氣概。

料不到後來自己也戴起眼鏡來了。

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眼睛還是挺好的，此後則隨着看書時間的急劇增加，我的眼力亦是一年不如一年，到十九歲那年，我要坐在第一排看影戲了。

看書帶给了我智慧，也損壞了我眼睛；看書使我認識了世界，也使我驅走了健康。至今得失相補，猶未見便宜，這且不去說它。

記得我眼睛初壞的時候，爲了心理上的憎惡，那怕自己不方便，我終咬緊牙關，不配眼鏡。不過自己很吃虧，一天到晚，像浮雲蔽月，霧裏看花。日積月累，近視的程度，愈弄愈深，我再也『守不住節』了，乙亥春三月，戴得眼鏡一付歸。

一戴眼鏡，頓現光明，凡宇宙之大，蒼蠅之微，莫不生動活潑，氣象萬千，我感到以前的生活，真是在黑暗裏摸索。

眼鏡使我舒服，也使我感到累贅，真如窮人討老婆，少不得，可又要不得。

不戴眼鏡便罷，戴了而竟損破其痛苦，真如做丈夫的斷了弦。

眼鏡碎了可以重配，老婆死了可以重娶。不過你要揀精揀肥，盡如人意，倒是同樣不容易的事。

爲了這，我加意愛護着我的眼鏡，可是使你悲哀的，是在一年中連碎了三付眼鏡，我『加意愛護』的堡壘，竟迭遭摧毀，『天之喪予，夫復何言』！

我之損失眼鏡，一非跌破，二非遺落，往往是在莫名其妙中發生的。

第一次我到浴堂裏去洗澡，當我脫光衣服，披着毛巾跨進浴池的時候，我還是戴着眼鏡，那曉得被水蒸氣一蒸，眼前突然模糊起來，我急忙把眼鏡除了，正想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放一放，那知手一滑它竟直墜池心，慌得我浴也不洗，一溜烟奔出浴堂，我打算失落自己眼鏡事小，刺破別人屁股事大，我不是傻瓜，幹麼不逃呢？

第二次逃難在鄉下荒村裏，斗室中橫七豎八住滿了人，第一夜睡到牀上，見桌椅俱無，眼鏡除了下來，簡直沒有可放的地方，終算我聰敏，把它塞在我脫下的皮鞋中，又是安穩，又是乾淨，我真得意；不料明朝起身，忘個一乾二淨，不用說，自然壓碎了。

第三次是盛夏午睡，大概我的汗珠太粗了，一隻小花貓跳上來，伸出前爪，在我額下舞動起來，我在夢中覺得癢癢的順手一拍，這一拍，小花貓果然嚇跑了。我

的眼鏡，却也駕返瑤池了。

眼鏡，我捨不得你，我又討厭你。

我的服裝

假如說一個人的儀表，全賴乎漂亮合式的衣服，那麼我是第一個沒有儀表的人；假如說一個人的闊綽，全視乎華美麗都的裝飾，那麼我是第一個不懂闊綽的人，

因為舉止的自小土氣，儀表與我一向無緣，因為荷包の自小寒酸，闊綽與我一向迴避。

於是我對於我的服裝，故意裝作滿不在乎的樣子，陳舊的也穿上去，水漬的也穿上去，有時袖子短得可以溜冰，有時袖子長得足夠拂塵。香烟洞不妨事；鼻涕漬，管他娘，越是落拓，越顯精神，這是書生本色呀；

這樣有三點好處：第一，掩飾窘態，不會露出狐狸尾巴；第二，和朋友上飯館，跑堂的縱是天大的傻子決不會把飯賬送到我手裏；第三，出門坐四等車，儘可昂首直入，不致面紅耳赤。

我行之有素，樂此不疲，對於考究衣服，反而覺得有點討厭了。人家洋服革履，我是青衣小帽，人家趾高氣揚，我是顧影自憐。

平時我落拓慣了，行也自然，坐也自然，討厭的是逢到喜慶宴會，酬酢之期，如查我行我素，風骨依然，迴旋於紳士淑女衣香鬢影之中，人家縱不側目而視，自己豈能弗自慚形穢？萬一錯認當差，教我如何表白？如或

鮮衣華服，婢學夫人，則步行維艱，奚啻自套鎖枷？而且坐立不甯，不免貽笑大方。爲避免精神痛苦起見，對於一般交際酬酢，我是往往謝絕，必不得已，非去不可時，我終挨延辰光，老不動身，直待人家等得心焦，氣喘吁吁前來連駕，我纔跟着他跑，自然，我仍是便服一襲，那時我也決不自慚形穢，別人也決不側目而視，儘可高視闊步，旁若以人，這是我來不及更換新裝呀，誰叫你們心急呢？

我的消遣

消遣和娛樂不同：娛樂是潑刺的，積極的，消遣是落寞的，消極的，人當興奮痛快的時候，則想娛樂；佗傴無聊的辰光，則思消遣。

娛樂和消遣並不是手段的不同，而是心情的分野，同樣是打牌，失業者感到長日漫漫無法消遣而打牌那是消遣，大小官員在休假之日覺得不忍辜負良辰美景而敝一桌無傷大雅的『衛生麻將』，那是娛樂。消遣有衰頹之氣，娛樂有華貴之象。

一種人有娛樂，另一種人有消遣，可憐我既無娛樂，又乏消遣。

說來怪不好意思，我脾氣惡劣，心緒如麻，一天到晚，唉聲歎氣，不是咒爺娘的老不顯貴，定是怨自己的英才埋沒；觸動身世，恨不得痛哭一場，還想得起娛樂？

至於消遣，也着實使我心酸；平時既無三朋四友，教我到那里去找消遣的淘伴？一天到晚忙個不停時，倒有同事湊着熱鬧；惟有星期假日，我終是空房獨守形影相弔。

於是每值星期六之夜，睡在床上，心里老是盤算着，怎樣消磨明天一整天的時光？游山玩水，路途不熟，抹抹小脾，缺少搭子；寫文章，又太覺自苦；談戀愛，更無從說起，我恐慌着此身將不知如何安排，轉輾反側，寢不安席，真似大難之將至！我只好披衣起牀，抽一枝烟，再靜靜地計劃一下，巨耐搜索枯腸，再也想不出好計較，繞室彷徨，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憑你如何惴惴不安，星期日終是要來的，截長補短，我有意睡到下午兩點鐘纔起來，洗過臉，漱過口，胡亂吃一點東西，這樣挨延了有一個鐘頭，然後買二份報紙，從世界大勢到地方新聞，從報屁股到戲廣告，我無不一個字一個字地細嚼，直待每張報紙都讀得滾瓜爛熟已是薄暮時分，遂把它們朝牀底下一丟，披件外衣，往小酒館里一鑽，四兩五茄皮，兩個臭支蛋，買得雙眼朦朧，一身大汗！

踉踉蹌蹌回來，羅帶輕卸，倒身睡下，不消兩秒鐘，即呼呼入夢。甜甜舒適，不知東方之既白。

這是我獨得其祕的消遣法。

純文藝的月刊

作家

每冊另售三角
預定全卷三元

刊載小說詩歌戲劇雜文小品等國內文壇知名之士經常執筆並刊各國譯文內容充實編排新穎是中國出版界的生力軍是中國新文壇的拓荒者歡迎訂閱
南京中山東路三一二號建國書店總經售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雜文 高樓雜寫

經隨筆高樓雜寫大家談等幾十篇雜文目前的時代與社會是病態的林先生的文章正好比醫生的醫刀針對着這病態

林涵之著 林先生文筆犀利見識高超本書搜集讀文目前的時代與醫生的醫刀針對
每冊五角

小品 殺

是現實的題材她暴露着社會各方面的病態而提供了社會的問題不但可作文藝作品讀且可供社會問題研究者的參考

嬰

何心女士著 何女士在各報上所發表的小品都是社會問題研究者的參考
每冊五角

論著 戲劇論叢

徐公美著 徐先生是知名的戲劇著作家他過去的作品早為讀者認識無用介紹現在他把最近發表的關於戲劇方面的論文搜集了起來由本會出版這是出版界的好消息也是戲劇研究者的好消息

中篇創作 牢獄中出入

丁丁著 民國以來中國的政局動盪不定而在這政治的動盪中便有政治獄的出現丁丁先生吃過幾次政治官司用他極生動的文筆把他入獄的經過寫出來可作小說讀可作野史讀是非常有價值的一部作品。

驚蟄集

每冊國幣六角

著作人 江 上 風

發行人 丁 丁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總經售 建 國 書 店

南京中山東路三一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初版

35841



書叢家作

#81293